

沈氏三先生文集

雲巢編卷第六

太常寺奉禮郎審官西院主簿沈 灏 獻達

歌詩

越州永福院大像讚

如來八相二十四依圖讚

如來入胎

如來出胎

如來納妃

如來出家

如來降魔

如來成道

如來輪法輪

如來涅槃

摩訶迦葉波

釋迦阿難

摩田提

高那和脩

優波趨多

提多迦

彌遮迦

佛陀難提

佛陀蜜多

脇尊者

富那奢

馬鳴

毗羅

龍樹

提婆尊者

羅睺羅尊者

伽難提

伽那舍

鳩摩羅馱

闍夜多尊者

婆脩槃陀尊者

摩奴羅

鶴勒那夜奢

師子尊者

零陵先賢替

澹巖先生

三元先生

高溪老人

法華道人

景星觀真人

申天師

尤尊師

素公

白鶴觀鍾

阿育王塔

煙塘老人

子厚

零陵王祠

陶公

進賢女真

太平和尚禮塔亭

楚興禪師真贊

南嶽道師贊

富地贊

王右軍觀鷲圖贊

三武子觀鳥

西峯和尚贊

越州永福院大像贊

浮屠之說傳中州使人知真如寂滅之法然後中州承事佛為聖人事佛非佛心也佛名如來佛之生也以諸相為佛也是相為妄以火身為佛耶是身無體然而非佛則不名為法是有生者所以登正覺成上道也佛不滅世以為滅也不滅不生一佛滅諸佛生諸佛滅一佛生故友提偷婆生人土木為佛儼然佛也人以風火為身宛然身也吾謂還之土木還之風火則是佛與我皆妄也故知我則知佛是以明慧之士以佛為一而愚者事分器也猶假以攝心所謂有盡為有為法無盡為無為法者是已昔者錢氏有

吳越之地事佛為最篤文穆王有子曰儀開府治于會稽公宮據卧龍之山儀親以其女為尼者三人又出其私財數千萬即卧龍之陰為佛廟名曰寶積儀自為文內佛藏中吳越國既除忠懿王以其族歸京師繇是寶積衰而其徒浸以散去日昃月壞大殿之外鞠為荆榛龍象鏤側禽鼠攸居嘉祐六年長興公來為是州既將大治學宮乃取寶積之舊殿以為孔子殿顧視其中則大像巋然在焉或謂公儒者必毀之公曰夫功難成而易壞前人歷年而成之吾一旦而壞之顧未足以抑浮屠而徒傷前人之功且浮屠之法方行於天下而塔廟之役未有禁也壞於此將成於彼使徒而歸之其徒是可省十萬之貲於後也於是永福智印師聞而謁公願得以歸永福之正殿曰為是殿十有六年矣而大像不能成計其費蓋千萬也今願因公而成焉公許之為命工度作瓦傭役之費悉取之其徒二月癸巳先遷中軀其脩丈有八尺大十有三圍其重莫能勝計乃作橐車于陸方舟于河以遷山動風旋隱隱隆隆人不知其功三拂以

次遷逮諸菩薩弟子凡十有二軀以及四壁楣帶與
變之像或突或繪咸因彼寘此小則尋尺大至逾丈
皆不失毫釐有若其素金相玉毫大絨重襦堂堂乎
正位端嚴跂立之侍冠冑櫻甲之神森然在列六月
壬申迺訖工內外完具煥若新焉觀者夔夔稽首瞻
仰咸以是為大事勝緣非偶然臆合者不可以知見
道也於是時長者之施日以大來重屋崇崇中嚴外
隆爰及別殿增庠為穹不函其力而靡不庸是歲秋

八月公去而治于杭智印始歆贊其事迺來請文於
余余方得維摩之說蹈無生法忍辱杜門遠謝人事

何能為文顧不得已強為之贊云金仙顧妙相尊稽
者十万户正法於何為生何為滅 其一 我聞諸佛號
如來大匠升天巧模畫一切有為吾知假或盛或衰
繫其逢得福在心不在佛 其二 在昔王子今往成
就愛女青蓮中阿育文殊在深谷繇來所贖本虛空
其三 善哉檀施非一力所願此地臻極樂種種妙香
襍諸珍我咸供捨無貪著 其四 彼時如來在寶積我
心永壞若不足今日如來歸道場我心歡喜遂瞻依

其五 願我諸佛施慈悲咸以是心承是報世世子孫
應供養長獲饒益無時衰 其六 稽山盤 翠相疊鑑
水泱泱迥無極地執博平人物占晉伐衣冠盛於此
其七 遺風勝事緲可尋大士遊方諒無礙龍光有應
我為證億萬斯年示來者 其八

如來八相二十四依圖讚

昭慶法師導集衆緣圖畫如來八相及二十四祖千祥
符寺之東堂唐杜中令先為圖讚辭多不詳俾余為
叙其事庶使觀者既覩其相文攷其行以崇多福焉

如來八胎

如來八胎在兜率宮乘白象王降于夢中太卜奉占
大福所鍾當生聖人清淨玄通天為獻食美好侈豐
諸國來賀善哉大雄

如來出胎

四月八日明星始生從右脇化墮地即行諸天降侍
金機獻誠相好莊嚴香湯潔清上天下地放大光明
瑞應所臻其何可名

如來納妃

始其少時王為納妃有女端嚴名曰瞿夷往同獻華
一念不移雖云其妃清淨何為行遊北門沙門放機
乃教還車以法為師

如來出家

既將出家天神致啟方夜之半振衣而起侍衛在前
神使昏委白馬踰城王田休止王起追及竦然致禮
知其為神非世能尔

如來降魔

菩提行成守是淨戒天魔相驚歎來破壞彼三玉女
姪婿天能有億萬兵不戰已敗其魔典子畫地自悔
攝以慈力皆使度世

如來成道

多劫所修至于成道三時所得無復顛倒身能飛行
水火可蹈我知法身無有生老何天之覆何地之燾
其天人師是為佛寶

如來轉法輪

諸天溥來欵聞我法為轉法輪稽首歡洽普佛滅度
羣生作業不值佛世生死百劫善哉梵王為眾垂接

度所未度三塗盡攝

如來涅槃

示疾雙林入般涅槃摩耶感夢諸天一觀付囑法藏
巍然金棺山崩河竭六種震翻諸行無常我知其端
寂滅為樂快哉竺乾

摩訶迦葉波

迦葉尊者初修禪那一造如來為分半座我持苦行
六塵盡破我禮雙足法藏云播金珠示因伽梨是荷
傳于阿難有倡斯和

釋迦阿難

阿難奉奉相兒端妍三願敬陳侍佛之前揔持第
博貫真詮情無顧著為覆右肩經稱我聞有質其傳
風奮三昧以終化緣

摩田提

始摩田提生于罽賓有大慧眼時崇勝因伽梵所說
為法之津阿難次授為法之輪不顯一偈繼我能仁
合掌信受善哉聖人

商那和脩

商那和修勇猛有才佛已入滅始自海來迦葉受記
心弘智開財施既盡法施旻恢青林締構龍去不迴
辟支化緣噫嘻善哉

優波邇多

邇多出世後一百年其所化度與佛齊肩如來受記
述其妙緣為獼猴主採藥奉仙降波旬衆繫屍訟天
摩頂之偈何以加焉

提多迦

多加未生先遇大聖及其出家四果已證化度有情
我法彌盛十二億衆絕煩惱病常轉法輪續佛之命
孰有去來樂我清淨

彌遮迦

維彌遮迦始初出家眼目脩明如青蓮華得大辯才
嗣法提多海水無際我揚其波以聖傳聖平等無差
雖云半億其能意耶

佛陀難提

難提乾應化有緣天雨甘露合潤大千佛子相承
牛口是傳不有辯慧正法誰詮摧伏諸魔其孰敢前

雖云分別乃歸一源

佛陀密多

佛陀密多功德甚深善巧方便開導孔壬被國之王
外道如林我持朱幡欲移厥心竭彼才智其口乃瘖
遂化尼乾有如球琳

脇尊者

伊脇尊者來示夙緣在母腹中垂六十年及其降世
眉髮皓然不汙五欲明識貫穿維其不卧聖證乃傳
我無煩惱稽首敬田

富那奢

那奢受囑法藏流行閑林宴坐時遇馬鳴始論空有
悟于假名斬舌不許削髮示情為言其理譬如登月
能滅諸暗乃達無生

馬鳴

馬鳴大士初興法樂華氏城中為捨貧著賦吒索金
請師伐醮團泥置塔佛相爰作王有大業施法使薄
捷稚之聲善利斯博

毗羅

毗羅尊者大聖仰可紹隆正法絕煩惱鎖言詞方便
論諸福禍摧伏邪心如彼烈火在南天竺建論無我
用破沉冥而證多果

龍樹

龍樹大士夙通諸學無所不知強明辯博帝釋龍宮
法忍是作南天竺國外道悔惡其所論謬光明恢廓
神呪示功往生安樂

提婆尊者

提婆大師機智雄深自領其影無愧於心國有天神
威猛難任我奪其精龍服匪枕其道始行百論是欽
無我被害豈伊能侵

羅睺羅尊者

羅睺羅生體本清淨龍樹提婆嗣為三聖維持外道
鬼書方盛一覩成誦我功斯勝降彼邪心為之作證
不有至人誰尸其正

伽難提

伽難提出號為神僧觀其所脩冥躋三乘捨生樹下
火焚不崩巨象引之如山如陵願力充滿為時所矜

歸然渚波來者伏膺

伽那舍

伽那舍生初遊海邊值大宮殿乞食于前乃有餓鬼
識其前緣分布肴膳化為膿涎我悟無學生滅息焉
受授惟醒不其偶然

鳩摩羅馱

鳩摩羅馱名聲早著其智如海為教之主行化一國
其人頑魯使集鉄馬惟我示汝其人敬信大論是布
三界修行善乎筏諭

闍夜多尊者

維闍夜多善化群有敬持威儀佛所記受彼人作業
師為之救化火為池其報乃宥行見餓鬼慘然推究
為鳥說因德為上首

婆脩槃陀尊者

即天親菩薩

婆脩槃陀善能分別導利衆生名言布列其兄無着
為之辯折示疾以諭乃請斷舌着云斷舌六乘亦絕
千部論師天親所說

摩奴羅

摩奴羅出博通三藏少欲知足其言演暢恒河以南
外道浸廣我為法故挺身而往遊行教化毗羅振響
正法不墮契我無上

鶴勒那夜奢

勒那夜奢夙明聖智具大福德人所敬事人所敬事
奉行教誨正法眼藏惟一無二蠢蠢衆生輪迴於是
不有聖師我法其替

師子尊者

師子比丘智短明徹嗣承我法大振其說千時國王
已陷迷轍利劍加我有乳無血是時正法泯焉幾絕
緊諸天龍護持不滅

零陵光賢贊

并序

零陵之地多峻山美川彌亘數千里而士之生其間
有異行特操者亦不苟合惟其遠中州也故多隱晦
不出至脩身學道化為神仙蓋其地然也余放斥於
時閒居無事表其人可有善者為論次其行追琢為
文辭使人可頌詠遂至於不朽若其強聒蒙幸雖能
邀寵利於一時者皆不著豈特人乎哉苟器之有足

稱者亦傳于篇

澹巖先生

姓周氏諱貞實

矯，先生其道孔夷當秦之暴不為世羈世方尚名
干祿之資先生鄙是非我之知名患之本祿禍之基
果菰為食草木為衣人孰不死富貴何為秦人徵之
蛻解其尸方床曲几及其尊彝皆化為石可隱可持
千載以還遺風曷追其言不朽斯吾之師

三元先生

姓屈氏諱處靜

三元之山其下維穴旁通羅浮神施鬼設在昔白公
逃彼楚亂厥宗來縣後民為屈道人之生夙契仙骨
幽棲山間功行濬發爰駕白鶴上朝金闕子今高名
揭若日月彼李氏子訪道巖窟乃得素書皆其隱訣
喜未及讀期我不歿袖之出山半道滅我來自西
稽首致謁遺基歸思告以勿伐

高溪老人

姓唐氏

我居溪旁我樂其況老厭世紛乃即于舟告爾子孫
我將我游遊不復止長川悠々泛彼孤蓬人不堪憂
我方自適魚鳥之儔豈不衣食亦過舊丘豈無其事

於是垂釣垂三十年皤然不休我度其心於世無尤
安知世間為公為侯維其無尤此其為優

法華道人諱志遇

法華道人德完行孤于巖之下結草為廬文蛇穹龜
往來且盱師不怛駭伏于座隅化是邦人我正如愚
不誅不距建為浮屠時有盜來竊其衣襦適與師遇
竄于崎嶇師徐勞之毋傷尔膚盜還稽首其去徐
年七十餘不畜其徒苟非法器安用鄙夫一旦入滅

正坐跏趺于是末世快哉歸乎

景星觀真人 唐氏女諱法信

昔我真入

來迎紫雲之車白羽之屏鸞騫鳳翔
旂蓋亭亭先生稽首上朝太清弟子何知但聞其聲
瞻仰太虛乍隱乍明頃之雙履墮于清冥寂寥故宮
誰其經營匪鳩自鳴乃唯陰兵至今二神守其門扃
邦人禱之載赫厥靈維其神靈垂休我眠

申天師

天師乾，初事軒轅盡傳其道遂至長安時其老母

10307

雲巢編十卷

二冊



雖云分別乃歸一源

佛陀密多

佛陀密多功德甚深善巧方便開導孔壬被國之王
外道如林我持朱幡欲移厥心竭彼才智其口乃瘖
遂化尼乾有如球琳

脇尊者

伊脇尊者來示夙緣在母腹中垂六十年及其降世
眉髮皓然不汗五欲明識貫穿維其不卧聖證乃傳
我無煩惱稽首敬田

富那奢

富那奢受囑法藏流行閑林宴坐時遇馬鳴始論空有
悟于假名斬舌不許削髮示情為言其理譬如登月
能滅諸暗乃達無生

馬鳴

馬鳴大士初興法樂華氏城中為捨貪著賦叱索金
請師伐酢團泥置塔佛相爰作王有大業施法使薄
捷稚之聲善利斯博

毗羅

毗羅尊者大聖仰可紹隆正法絕煩惱鎖言詞方便
諭諸福禍摧伏邪心如彼烈火在南天竺建論無我
用破沉冥而證多果

龍樹

龍樹大士夙通諸學無所不知強明辯博帝釋龍宮
法忍是作南天竺國外道悔惡其所論謬光明恢廓
神呪示功往生安樂

提婆尊者

提婆大師機智雄深自領其影無愧於心國有天神
威猛難任我奪其精驚服匪忱其道始行百論是欽
無我被害豈伊能侵

羅睺羅尊者

羅睺羅生體本清淨龍樹提婆嗣為三聖維持外道
鬼書方盛一覩成誦我功斯勝降彼邪心為之作證
不有至人誰尸其正

伽難提

伽難提出號為神僧觀其所脩冥躋三乘捨生樹下
火焚不崩巨象引之如山如陵頭力充滿為時所矜

歸然渚波來者伏膺

伽那舍

伽那舍生初遊海邊值大宮殿乞食于前乃有餓鬼
識其前緣分布肴膳化為膿涎我悟無學生滅息焉
受授惟醒不其偶然

鳩摩羅馱

鳩摩羅馱名聲早著其智如海為教之主行化一國
其人頑魯使集鉄馬惟我示汝其人敬信大論是布
三界修行善乎筏諭

闍夜多尊者

維闍夜多善化群有敬持威儀佛所記受彼人作業
師為之救化火為池其報乃宥行見餓鬼慘然推究
為鳥說因德為上首

婆脩槃陀尊者

即天親菩薩

婆脩槃陀善能分別導利衆生名言布列其兄無著
為之辯折示疾以諭乃請斷舌着云斷舌六乘亦絕
千部論師天親所說

摩奴羅

摩奴羅出博通三藏少欲知足其言演暢恒河以南
外道浸廣我為法故挺身而往遊行教化毗羅振響
正法不墮契我無上

鶴勒那夜奢

勒那夜奢夙明聖智具大福德人所敬事人所敬事
奉行教誨正法眼藏惟一無二蠢蠢衆生輪迴於是
不有聖師我法其替

師子尊者

師子比丘智短明徹嗣承我法大振其說千時國王
已陷迷轍利劍加我有乳無血是時正法泯焉幾絕
繫諸天龍護持不滅

零陵光賢贊 并序

零陵之地多峻山美川彌亘數千里而士之生其間
有異行特操者亦不苟合惟其遠中州也故多隱晦
不出至脩身學道化為神仙蓋其地然也余放斥於
時間居無事求其人可有善者為論次其行追琢為
文辭使人可頌詠遂至於不朽若其強聒蒙幸雖能
邀寵利於一時者皆不著豈特人手裁為器之有足

稱者亦傳于篇

澹巖先生

姓周氏諱貞實

矯，先生其道孔夷當秦之暴不為世羈世方尚名
干祿之資先生鄙是非我之知名患之本祿禍之基
果菰為食草木為衣人孰不死富貴何為秦人徵之
斃解其尸方床曲几及其尊彝皆化為石可隱可持
千載以還遺風曷追其言不朽斯吾之師

三元先生

姓屈氏諱處靜

三元之山其下維穴旁通羅浮神施鬼設在昔白公
逃彼楚飢厥宗來縣後民為屈道人之生夙契仙骨
幽棲山間功行濬發爰駕白鶴上朝金闕子今高名
揭若日月彼李氏子訪道巖窟乃得素書皆其隱訣
喜未及讀期我不歿袖之出山半道灰滅我來自西
稽首致謁遺基歸思告以勿伐

高溪老人

姓唐氏

我居溪旁我樂其況老歆世紛乃即于舟告爾子孫
我將我游遊不復止長川悠、泛彼孤蓬人不堪憂
我方自適魚鳥之儔豈不衣食亦過舊立豈無其事

於是垂釣垂三十年，鑄然不休，我度其心於世，無尤安知世間為公為侯，維其無尤，此其為優。

法華道人諱志遇

法華道人德完行孤，于巖之下結草為廬，文蛇穹龜往來，且盱師不但駭伏于座，隅化是邦人。我正如愚不誅，不距建為浮屠。時有盜來竊其衣襦，適與師遇，竄于崎嶇。師徐勞之，毋傷尔膚。盜還稽首其去，徐年七十餘，不畜其徒，苟非法器，安用鄙夫。一旦入滅，正坐跏趺，于是末世快哉歸乎。

景星觀真人 唐女謝詩傳

昔我真人

來迎紫雲之車，白羽之屏，鸞鳳翔旂，蓋亭亭先生稽首上朝。太清弟子何知，但聞其聲。瞻仰太虛，乍隱乍明，頃之雙履墮于清冥，寂寥故宮。誰其經營，匪鳩自鳴，乃唯陰兵至今。二神守其門，扁邪人禱之，載赫厥靈，維其神靈垂休我眠。

申天師

天師乾，初事軒轅，盡傳其道，遂至長安。時其老母

祁陽之干越數千里時致盤飧維其盤飧芳馨具饌
毋驚其神欲往一觀天師請行有如飛翰一瞬而至
都城正歡其母不虞穢氣旁奸居于長安遂不復還
後數百年故山岼、行朋乞福乃其衣冠

尤尊師

道人始來行丐市鄽其道若狂手持敗鞭數語市人
我將升天身跨白龍此鞭用馬州將聞之囚于土圜
有頃已出猶如風煙復持其鞭笑語自然守怒兵之
兵不得前徐、引去乃知其仙其始未化孰知其賢
時有老校為之招延及其將逝遺屎戶邊化為黃金
璀璨聯拳再拜受之以終天年

素公

懷素善書我知其然能得此道造于幽玄始其操觚
媚于于盤槃厥功之成其盤三穿在唐中葉號為多賢
草法之妙未暢其傳迨我律師落筆翻、學士大夫
為之驚為才逸氣豪辭藻相鮮遺風至今清如流泉
嗟我白首來游湘川過師故棲訪其遺妍有塚嶙
有池淵、不矚其人唯餘蒼煙

白鶴觀鍾屈真人上升處

白鶴之觀在祁陽東先生上升此其遺蹤爰有信鍾
甚字且洪一旦風霆躍于江中黃冠震驚鳩潺水工
探沂索泐其誰能窮時有巨商昭潭息風夜夢道人
託身江蓬曰惟祁陽乃吾之宮其人闖然上區下豐
旦而求旃長江溶々斯鍾偃蹇乃在水衝視其款識
與夢實同遂載以歸駭我衆聰文彩煌々上璠二龍
至今大觀與天相通

阿育王塔

在福田虛山土

東方有山名曰福田其下維虛旁流二川蒼煙白雲
上囓青天乃有屋堵壓于層巔世傳育王道力無邊
神兵所造八萬四千惟是夷人如鳥獸然不汝遐外
亦攝善緣金輪上標力士四旋天龍護持何千萬年
何千萬年陵谷或遷維是聖功不崩不蹇

煙塘老人

昔有漁父煙塘之類以魚為生聚居成群適有白鰻
戲田之津或捕獲之速我諸鄰將以為美乃覲老人
曳杖而來布衣縞巾為語諸君勿烹是鱗是乃為龍

湘江之神咸以為誕吾羨方環芘以椒蘭和之其辛
莫不厭足笑語欣欣老人復云禍且及君有頃大風
震電鱗鱗曾不旋踵陷為大淪惟是老人為示諄
龍豈不靈乃時之正

子厚 姓柳氏諱宗元

我游愚谿我思若人孰使之文而罹其屯譬彼瓊琳
誰不汝珍一毀于琢遂投窮津孰賢而昌孰拙而湮
唯其所遭毀譽乃振子厚之賢胡不是循泣岐叫閭
猶幸一申或怒或嫉越十二辰曷若其默以休天均
我來溪旁想其風神陰岨之竹下瀨之蘋十世以還
半為荒榛當時寵華俱為黃塵世或為名有偽有直
誰如子厚軻雄之隣

零陵王祠 姓唐氏諱世曼

五代之亂天步失綱兵纏九有厭于奪攘孰頃不賊
孰暴不昌踰五十年相為侯王惟我唐王孔武且強
威神赫然萬夫之防一旦起兵其衆攘上遂殺州將
宅是永方馬氏之興剽悍陸梁我屈于衆乃天之亡
方其就擒怒氣和揚巨刃穴胸不仆不僵已而為神

白晝旁洋福禍我民克相彼蒼迨我天朝父老獻章
為之請封乃封故鄉作我王廟在江之陽春秋祠事
白醪駢羊坎：其鼓幽，其篁孰敢不虔祀典是將

陶公 諱岳

陶公振，好學有文自其少時已拔不群晚為諸生
益肆厥存既陟士籍業履孔塵遂為聞人期于青雲
通籍郎會歷刺江濱其才有餘不忘典墳有志舊吏
荆湘是論惟是故州摠記群分子長實祿更生博聞
於惟陶公挹其清芬詳迷備言貽彼後昆却視矯壽
乃獲乃耘使之執鞭彼猶欣

進賢女真

姓何氏

進賢之阜東江北滯青林白砂煙雲霏，先生下翔
蚤令英徽時會三女若夢而飛以食我苑妙齡不饑
大道不晦至人發揮晉公南遷順風有祈示以金鏡
識其仙衣清風冷，潛允隱輝亦或不透露我天機
冥數有期人將疇依尸解示變如蟬斯飛我游南崗
觀闕巍，簪履如此孰搏其微

太平和尚禮塔亭贊

在常寧山下

道人乾，行化湘川禮是塔者十萬八千時年七十
行解妙圓作亭山下開示信緣

楚興禪師貞贊

堂者誰咄者誰以為是者不識以為非者不知
圓融孤峭繪素何為繪素何為稽首導師

南巖導師贊

堂者導師生于閩粵韶齒出家妙相奇骨為一大事
應期而出佛修行時迺始落髮初參西峰器識旁遠
周旋五年行解微密行化大和名聞已徹大江之漢
有蛟為孽無有善淫舟舫聯沒師為黜伏龍洲始堙
至于黃毒夏暑道暘土人來告乳溪方絕其衆洶洶
無以盪吸為投妙偈洪流乃決遂造武平彼豪致謁
我邑南巖有如耆崛請師宴坐少駐巾鉢夜有旦蛇
驟首來奪正眼一視蛇乃蟠結復有戾虎包哮猖獗
師不為駭虎亦馴率天人悅焉請見玄刹師緣默契
布金營爰乃脫伽梨衲帽直裰戮力儼工神鬼剗
不日化成小大訢說四方歸依奔走竭慶時苦大旱
田畝焦渴乞偈致雨笑許其說頃之澍雨利均塊北

牧牛于野數困虎啞牧人羣訢為之軫恤時有青猴
往來式過蕃息十年大資耕撥已而猴死夜夢于闍
從師乞名請建廟室名曰金成享之䟽糲垂床彼牧
其祀方秩師所導化洞言凶吉或請于師天機勿洩
時師肯首因是結舌遂不復言人無以伐彼守羸提
謂我顛越捕繫廷下面加訊折神色晏然不自辯別
褫帽投火火方烈烈火滅帽完守怒愈疾遂以為妖
塗之汗血有熾其薪帽益光潔彼乃悔罪訟其凡劣
惟彼南康盤山帶泉佛陀波利昔所布薩爰有召泉
一旦汗蠟石泉之下神識先述後五百年此泉當窒
有白衣來乃定光佛彼衆發識奔走迎屈師以舟往
兩華膠轄江流之下乃有斷楫舟楫所觸必湛于汨
往來為害師為一撥順流而去巨舟斯豁山已無泉
龍象感頽師扣之錫其泉乃溢留正三載法筵益設
河源聖船久瘼波渥屢竭人力其誰能拔南海建塔
將運羣物不有巨舸厥費層層或請于師師以惻怛
授以偈往洪流夜發載浮于江塔工斯畢彼徒不道
假于賈褐厥載未濟暴風軒突不知津涯敗我溟渤

逐良出守敬聞名實稽首門下就弟子列其厥神化
獻于帝闈乞名題寺均慶是福潭龍不害年登人逸
王贄奉使方冬無雪懇請未終瓊瑤交戛數日未止
淖我使節王復來訊乃大霽澈自時厥後恭事惕息
有或不虔莫不相詰始自七閩上達京闕公卿士夫
悼稚耆老咸來致禮以祈度脫大中乙卯正月六日
正其生時稽首辭訣八十有二泊然于咸圖畫毫相
端巖昭晰瞻仰如在孰有孰弗妙行聖上巍峩纖悉
世所傳聞萬分之一我贊以偈文辭鄙拙有如泰山
揮以毫末南山可勵北海可竭南巖道妙並明日月

富池贊

昔吳祚命奄有江東桓桓將臣時惟甘公公當少時
任俠專雄負眊帶鈴肆行暴克踰二十年迺始變風
折節下士歆希大功西赴劉表、方愔曹去依黃祖
祖亦弗容迺歸大帝武昌之宮英毅維瑜武烈維蒙
二公合薦協于帝衷公論荊州兵弱易攻蕞尔夏口
猶如蒿蓬我拔夏口楚關一空必取荊州遂規巴印
時帝大悅予惟汝從遂拔夏口其言信克使毛當口

威震軍中帝白興霸卿惟虎熊從戰赤壁追奔折衝
固守夷陵擔當穴曾益陽之瀨雲長辟鋒濡湏之出
曾公失蹤皖城先登斬彼元戎合肥失律寔祐帝躬
有戰必勝無謀弗庸愛育士卒傾財任忠迨今千年
威名日隆以余所聞人神道同為人克正為神必聰
血食後世幽明咸通太尉崇秩有褒大封虎旗金節
曲蓋瑠弓大江之下祠宮峻崇千舟萬艘誰敢弗恭
染盛潔脩牛羊碩豐風颭不驚川流溶：我昔南下
瞻瞻後人永于無窮感歎盛烈弗磨弗隳因即舊史纂其初終

王右軍觀鵝圖贊

右軍清豪不降不汙後世何知獨觀其書

王武子觀馬圖贊

武子豪雋世稱馬癖殊勝癡叔床頭置易

西峯和尚贊

五臺之山聖凡混同迺惟大士肇化西峯唐室下哀
群生困窮師始振錫于江之東始次秋浦宴休禪叢
指彼窳堵當興勝功一弄鐵笛龍吟夕空至人難知

是為凡庸時有鄭傳祈門之雄假竊位號擅其疆封
師觀昔緣往造軍中一軍盡驚標戈挾弓鄭亦惶駭
遣謝弗通師願使者往諭汝翁惟昔有緣乃來相從
鄭亦感寤欣然向風瞻望毫相光明粹融垂髮被頰
猶如兒童面布七星其言雍雍鄭雖暴戾為之致恭
遂獻上差以為祠宮休止門觀幽深峻崇申警戒嚴
實備弗空師為鄭言彼山穹窿吾當往視乃營厥工
遺我芒屨置于西墉中夜寂然鄭窺其櫬已不復見
香苓重重鄭大悔恨內懷怔忡甫旦師在曾無動容
視厥芒屨實歎且逢道其所歷山川奔衝坤山卓然
水流石碣三十六谿：光溶：吾得其地蒼煙鴻濛
既留我錫于彼嵩松鄭驚其神使按厥蹤往反越月
其言信充鄭始震驚內訟頑懵彼土方突疾氣相蒙
師取盃水佛慈感通以施下民拯其鞠凶始徹膏肓
遂起疲瘵小大勇躍幸甚會逢師忽謂傳吾當輶去
西北有突即當往度鄭懇留止曾不復顧乃升靈山
極其峻處誅茆結庵聖功潛布土人或知乃來飲哺
瞻仰高德衆所依怙時鄭中衰羣兇不附數困侵軼

實懷危懼躬遣信介乞其來助師亦惻然乃旋歸馭
蔽人在竟師命徹成一指其兵兵皆亡怖散走折趾
鄭營安固遂入西峯安穩善住無有遠迎或老或孺
凡所度人至于千數天方驕旱踰時不雨人或懇請
必蒙甘澍惟時吳王治楊為府赤地三年群祀咸舉
歎有汪王實食其土吏奉王命歸于神主神夜夢吏
吾豈弗預豈如西峰威德弘普乃大聖人實通帝所
其馭五龍誰敢齟齬吏夢既覺乃大驚悟來懇于師
師曾弗拒歸語而王雨今可訖大雨三日橫流則由
王心欣悅有懷欽慕山無信鍾師潛有募得其
乃下秋浦三日而還洪鍾在虞上有款識五臺之
吳王營齋求福其嗣為無遮會以祈善護師心默知
飛鉢來赴越數百里有如佳少齋來及半王放其故
乞名大衆大衆未諭師起下座願謂王語名曰凌藤
以承汝祚吳王惘然不知其趣訊其所來祈門之下
王以為誕延之別廡訪諸祈門無一言誤王大崇信
請延巾屨請建道場了不可駐錫之紫袍亦不一御
願得羨錦以為信具遂獻羨錦易其綿紵裝之金錢

蠲彼租賦當是之時人識佛祖及師之還鄭疾以固
已而鄭死臨其塚基天祐三年六月大暑召集大眾
吾將西逝慎無治事厝之故宇後有人來當知所措
其後三年有僧甚倨直造堂上發其蒙覆顏兒容色
不愆于素出而焚之祥光載路奉彼遺骨手自塗塑
像成僧失若無所遇相好巍巍慰我黎庶載祀三百
道化彌著世所形容乃其麗粗繆述為偈頌奚云補
惟是搜拂庶永終古

沈氏三先生文集

雲巢卷第七

雜文

張季鷹東歸圖贊

秦穰侯就封圖贊

十才子出關圖贊

王子猷訪戴圖贊

道林二頌

誌公贊

紂錫妲己冠坡圖

蘇州承天寺永安長老語錄序

彭城太尉詩序

花藥字序

阿耨達池右繞圖序

四明山延勝院理

杭州吳山英烈王碑

天慶觀火星閣記

花藥山法堂碑

三遊山記

張季鷹東歸圖贊

季鷹道孤翩然歸吳誰知其志止為鱸魚

秦穰侯就封圖贊

秦相出關其車千乘將歸于穰道路疲病范雎何人

箒中餘不煩半策奪我樽柄

十才子出關圖贊

正元詩客遠涉山林齋棲窮愁不忘嘔吟當時貴人
華屋歆淫無有丹青能傳于今

王子猷訪戴圖贊

千巖萬壑合為一谿中夜大雪玉華泚泚款訪若人
揚舲水西飄然興盡吾將歸兮

道林二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惱本末空寂將道
便欲求道但一念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曉在

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
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沉淪生老昔時迷日為晚今日
覺時非早

二

我今流下自在不羨王公卿宰四時猶若金剛昔樂
心常不改法寶喻於須弥智慧廣於江海不為八風
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沉若顛散誕縱橫自在
便使刀劍臨頭我自安然不採

誌公贊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體真莫除
聲色言語言語即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煩惱本來
空寂妄情互相纏繞一切如影如響不知孰惡孰好
有心取相為實定知見性不了若欲作業求佛業是
生死大兆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本來
無異覺後誰晚誰早法界量同太虛衆生智心不小
但能不起人我涅槃法食常飽

紂錫妲己冠帔圖

晉殷王紂寵嬖之妃名曰妲己時在沙丘錫之冠服

姦示以禮媿，其容泚泚其止。二嬪侍側，龍敲金几，巧工圖焉，窮其俊美，其工伊何。維周昉氏。

蘇州承天寺永安長老語錄序

余昔遊江南，上下廬山，西走泐潭，造黃蘗，傍淮上，歷訪諸祖道場，出金陵，還吳越，大庾江南，名為遠者，余皆已知之矣。後二年之荊州，荊州尤多古精舍，余嘗觀古記所載名德，碩老多出于荆衡襄漢之間。余在澧陵，最久澧陵一障，乃有夾山、樂普、欽山、龍潭、層山、五大寺。南臨藥山，北望玉泉，聯延不絕。當其盛時，侮會山積，上下皆數千百人，地勝勢劇。至予今承嗣不衰，為其師者莫不推擇其人。余既從江吳淮楚之士相與往來，蓋已多矣。然其可者，終二三人。古人有言：如沙中金，不其然歟？夫太陽之昇于天明者，視其出沒中晏，豈不坦然哉？至瞽者待相而後知，與明者固亡別矣。明與瞽易識，知與否難言。此叢林所以紛也。維摩大士神通自在，其說雖多，然不可刪。世之學者，樞機一發，便使人掩口不暇，已可厭矣。蓋其心有遠，不而言無多寡。世之人獨知蹈齋布人言辭應對。

亶：如影響之相符以為其功，顧何異於數寶者哉？
不惟不充於外，其中乃慳，爾悠，爾至於達者，則
不然也。永安禪師名崇智，吳人。張氏子，初受具，即出
遊諸方，先受記，囑心智，默了，遂為五祖戒禪師之嗣。
戒師者，先雲門三世孫也。既獲五祖印可，乃東歸于
吳，初住文殊，還永安，師為吳人，而繼主吳二道場，其
行乃自弱齡，至於耆老，有足伏人者，不然，豈其州人
推尊之哉？一日，弟子崇章出其所，以開示於人。若弟
子者，為大軸，囑客不遠千里而來，請余為序，異哉！余
豈知之者，與昔如來以正法眼藏授大迦葉，蟬聯
緒以傳于今，為佛為祖，豈一人哉？然迦葉不能知世
尊三昧，况其他乎？了則為得昧，則為失，所以為難者，
非特在機辯也。余方在朔野沙塵之中，延首以望，居
以不得一接其風味，為恨。古人所謂說尺不如行寸，
余觀其言，與攷其行，豈特尺寸之間也？若夫陟高坐
運象牙，奪無尋之一辯，伏六道之士，余不得而問之，
矣。是斯錄矣。所謂扣宮而宮應之，隨機之義如是而
已。余欲見其人，以是觀之，亦何必在名山古刹之下。

批崇章所傳甲乙次第如右治平貳年玖月拾柒日
序

彭城太尉詩序

大師彭城公五言詩二章跋狀後一帖在明州寶雲
道場始吳越時大師公以諸子胙土四明每訪諸道
於尊者既入朝數以手札拳，致焉尊者諱義通新
羅人初以其學造螺溪法師說華嚴大旨頓悟即謝
其徒傳天台教觀遂為一代法師其後門人有若知
禮有若遵式，號慈雲大師禮號法智大師是二人
者皆傳其道法智之後有若本如有若崇短有若尚
賢有若梵臻慈雲之後有若祖韶而天台之妙遂達
於天下余昔過道場見正公正乃臻公之高弟而法
師之曾孫也因觀太師公手墨愛其清健雅麗有足
尚者正方且勒諸樂石遂請余題其後蓋太師姓錢
氏諱惟治字世和少好學善書在藩時夜夢朱衣人
以土壅其額頰云是金天王使者及西遷出刺華州
踰貳拾年乃驗官至神武統軍贈太師載在國史云

熙寧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序

花藥字序

禪師初出家依萬杉宣公宣公為一代老德以為法器也名之曰義然已落髮受具密示心印行化諸方凡十有七年止於萬壽始轉法輪為人天師後十年遷于花葉與余會於零陵為法臬之友而禪師所以表德者有所不稱余請易為余謂以無為法者其未然也義無乎在及其然也義無乎不在經曰諸法如義不其然歟若夫為一大事出現於世不能大濟含識者定非佛子其所然者亦嘗大濟於人乎請以大濟表德昔馬祖謂丹霞曰我子天然遂名天然萬之意正謂禪師能然契諸義有足然者乎苟曰然無有是處因箸其大方以示知者

阿耨達池右繞圖序

釋氏右繞久矣自允堪律師亂之於是始訟堪不能離其義而入滅師堪者張為奇說而世人或疑之於是淨戒基上人出阿耨達池圖而疑者泮焉西域記云阿耨達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殑伽河繞池一匝入東南海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繞河一匝入西南

海西面瑠璃馬口流出縛葛河統池一匝入西北海
北面頗眩師子口流出徒多河統池一匝入東北海
南山宣律師方志云阿耨達池唐言無熱惱池也東
有銀牛口出瓊伽河右統池一匝流入東南海上加右字
類此所謂右統者東迴南轉也東迴南轉者統池匝
而後入于海東迴北轉者統池不匝而遂入海繇是
而言東迴北轉為右統者謬矣世之學者當以西域
記典方志為信云熙寧元年六月望日序

四明山延勝院碑

四明山有大長老曰修己初居太白峰能行其道不
履世事十有餘年人無識者然人莫不聞太白道人
有至行天聖初步下太白峰始遊是道場其主者瞻
望毫想知其為太白道人也稽首致禮請事巾履乃
曰吾之先自石牀來我先師有言是為大福地當有
至人來然後興師逮是不可捨我去矣師心已默許
後數日州大姓與諸佛徒凡數十百人來造牀下上
州所具䟽請以時說法當時在會者莫不瞻仰嘆伏
側聆法音皆以為登佛道獲本心也由是為善者知

所恃焉其地在四明山之中四旁百里曠無居人土瘠氣寒逾春常有積雪方夏時水泉流行舟車不通者或越月踰時故人跡罕至師之居也益日得其道而遊方之士以一語一默請留門下者蓋不可勝計至于問蒼耄倪莫不鄉往願事其人州人既將為師大治道場乃請于天子勅賜名延勝後二年州易守守欲屈其道以為不近于世師遂去游衡岳轉運使貳部張公夏方假守錢唐雅知其道為高妙即強邀止之迺啓龍興之法席明年明守罷州人乃相携持奔走東嚮踰重江而請于錢唐於是復還也益來攻甚力至于今甫二十年乃始大備自一椽一桷莫不精壯業崇崇化咸嗚呼後人非吾師之道入人之深孰能臻是歟後之人遊吾門矚吾奧有不待開擊而了然明徹者則知是道場為吾師其不可終已若吾師無上之道三昧之功門人之所傳者不著于是乃記其因始僕何人而足記之哉欲叩諸空而不有款質之文而何云不耻蕪穢為之辭曰

吾聞如來號釋迦初談正法居耆闍諸祖相傳浩無

涯迺自達摩來中華曹溪信具悶堵波燈分水別相
聲牙爾來百世敵所加浮圖布列如河沙法本為諭
返為譚大乘小乘立名家不求諸心既已差乃至妄
說實亦邪其一

善哉大士釋之雄五十餘年功行隆初住太白最高
峰草衣泥食樂我躬降于延勝何名同誓以度脫嗣
佛功大音一振豁羣聾汝昔孰曠今孰通四衆誓首
欽道風頭以金帛明精裏宗飾師席配佛宮千百億

貴誰汝庸其二

重門嶙嶙楫朝陽金刻大篆揚天光正位隆：仰法
王唯以牟尼非他方臺觀飄飄勢欲翔海鯨怒擊洪
鍾揚修廡連：挾兩廂華幡不動天樂張法座湛：
伏象王祖意不道何有七庖厨修潔來衆香甘露味
美不可量其三

導師無作何為斯憫此像教將陵夷如來本願在慈
悲故為羣生作歸依厥初開山知為誰成是大事吾
不尸於彼於此何有疑佛土內外增光輝吾知後世
永不衰何在勇施陀羅尼鄙夫無能讚菩提有愧句

偃垂豐碑其四

杭州吳山英烈王碑

余觀太史公所記王忠烈甚備而左氏春秋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其錄尤博而辭意尤精明然其出不一頗相乖迤吳子之伯也忠臣謀士寧一人哉而太史公獨為王作傳趙華作吳越春秋大庑皆王功烈其名與吳相盛衰嗚呼王之忠毅志節机策雄勇不能超絕於世孰能臻是哉方其患難窮阨時不能比於人而不死死非難也維王之所隱忍者知必有所成就也至於逞憤忿窮威力出人之不能何其偉余以謂有志者必能先信其已而後能信於人信其已者內有統也信於人者外不屈也若其不能信于已則決不能信於人是以知才之難也若王者可謂有志矣至其所趣則難與為仁焉使天愚闇偷生之子狂獍強死之人仰聞王之風來其有以激於中乎不獨彼一時也至于今百世可知也生則饗大位死則廟食不絕誰為不且嘉祐八年春正月吳山新廟成某日太守行祀事維廟有碑而不刻其雄名盛烈

使晦于史策而不顯具瞻余乃即太史所記刪其枝
辭卞五而增以他書凡三倍遂以刻焉系之銘曰新
我王廟自我黎人以祀以祈以媚于神維吳婁豐人
安以嬉時報神饗春秋靡違大江云々有擊其潮俾
安其碕毋使我勞人肆厥心或善或淫不縱其尤助
天匪忱麗牲有碑我篆其休有赫王威在彼道周神
功在人人報于前寢陰有光保其萬年

天慶觀火星閣記

三湘之間惟永為奧區土俗朴甚不雜五方之民故
其人純一而少事然歲多水旱之災不沉溺則灰燼
民生艱焉雖其人知為善殖福樂於拖輿而不蒙神
明之初者蓋其誠心有所不至也為老子道者烏群
姓聯閭閻養妻子其祠宮則狸鼠之所穴也為浮屠
道者與群姓通商賈逐酒肉其塔廟則屠膾之所聚
也主善者孰不知老氏本清淨釋氏有齋戒執不以
為非也至於身汗蠟而礼星辰含膏血而作梵唄此
神明之所弗祐也玉笥山道士王舜卿謁衡岳還泛
瀟水而上將造其宮則門戶皆蓬蒿也訪其左右則

聞無人者久矣於是造州而求寓焉太守李侯方崇其道即命有司扱為之主由是州大姓欣然鄉往之知其道清淨為可尊也居間念所以弭災患而祈福祿者即其宮而祠火德焉蓋其地直南方也元豐三年三月日閣成其上建火星像旁列九星合祠焉其下為齋修嚴奉之室則王君之所居也王君處身潔清脩然能履其道與人和易而多禮其主祠於是也吾知其將至誠窅天閉祈福意下群岷神格其祠人安其廬赤龍不驚回祿伏歲禾黍豐登牛羊肥字然後為善殖福者為不誣矣不苟為是也將化狸鼠之所穴屠膾之所聚皆為道場道人釋子咸安其教使為福者知所依鄉則其善報豈少哉始余為謀其事趙郡李述修以告諸大姓乃克成之為閣者名氏皆列左方以示後來

花萼山法 碑

花萼山之崇勝寺法堂成或問法有堂乎有堂所以為衆也諸上善人欲聞我法者當是之時如海之會如雲之合無有際止然後法有堂焉諸佛不說法諸

祖亦不說法何者名法以有為者一土一木皆是真
如以無為者天宮龍象蓋亦土苴求我道能達此事
者若瞽而明若瞶而聰吾與其能知而未必其能行
也熙寧捌年大濟然禪師自萬壽來始以無二菩提
聞導有生直造佛祖天龍悅焉諸上人者以故堂痺
圯為不稱也於是召州之大姓長者相與謀而作新
之以其九年丙辰秋七月鳩工度材距明年夏五月
甲申落成其崇玖仞厥廣八十有五尋其工典費以
億萬數至不可計噫其壯也望之屹々然視之潭々
然登之廓然處之泰然在會之士莫不瞻仰贊歎以
為禪師道力之所化成者非一手一足之功也元豐
二年余為湘南客始聞其事既又造其筵為禪師道
維摩默然之義侯肱一指之機曹溪有無之對南陽
即現之化於是堂也其猶上下手之間乎歎著不朽
以偈贊之其辭曰
阿闍佛塔孰知其方便曇鉢華未聞妙香贊歎希有
如不吉祥然公之堂乾々然公應化三湘利樂天人
成是道場望之屹々須弥之出視之潭々滄海之洋

如鵬之運如翬之翔莊嚴顯相峯，煌煌法鼓朝鳴
大衆瞻相鴈進鶚立白豪妙光龍象護持雨華紛揚
巍乎不動萬法之王衡山之左二水之陽為功為德
保于無疆

三遊山記

余卜居齊山逾月欲一探左史洞而不知其地四月
丁巳會公華德相至遂召唐生者俱游焉出延慶蘭
若旁山東行北上數百步觀李氏書堂遺趾益北去
委蛇山谷間道滋峻多叢竹高木時有佳花赤白芳
菲襲人不遠三四里地頗平斗下石壁間欽巖夾餘
直北不知其際皆蓬蒿無人迹崖西徹陽氣生草木
其東平峭潔白雨露之所不至也德相欲題名索筆
不得悵然者久之左之右有三洞或可入或不可入
是謂石燕洞復南出循山北上豁然望青谿圩田直
池湯樓觀窳堵若圖画下山西皆岷嶺怪石有一穴
甚峻欹不可得道槃桓其下以謂不可登矣久迺褰
荆棘躡顛石得上慄慄如履鋒刃且首步極危殆至
涸下崑勢若彫斲實天之成俯聽水声冷々將不窮

其淵取火者緩不至迺止是謂有虎洞下求左史洞
失道陟降崖坂頗厭苦之已迺識其處石噴，若深
地四旁相若歆下不敢委藜而引蔓般跚乃得下觀
杜牧之與張公子題名字頗泐滅吳仲庶與張伯益
游復作大篆題之此洞后也北望石下有蛇竇，口
才廣尺有咫俯身伏入宛延象地行乃得至洞中寬
聳可容百輩有遺骸焉直北出山頂而已晡矣乃謀
還前境截山腰過書堂觀涌泉遂歸且將僦工與浮
屠者為棺其遺骸而瘞之公華姓夏名琮德相姓馬
名永譽時元豐五年壬戌也

其二

四月己卯潤之公關德相來會余將為九華之遊也
方食景德超禪師與明推照上人至及行有陰雲至
石堵已微雨寺在青山下直望金鷄峰高木數十畝
始成于熙寧中寺甚壯麗與其僧微語九華道微云
適自靈觀來水漲而橋絕矣馬濡首僅得渡尔德相
銳欲往不聽微云今夕雨水則降小槃桓可也明日
雨不止遂先至龍潭出馬牙市南行觀民家擗楮為

紙皆即其溪流有足佳者至其寺山其峻宛々匿其
寺地微隘耳龍潭水出寺東引其一支正東廡作小
山為水戲其流匯為谿四旁多洲渚寺僧云昔皆美
田為洛水害遂不可治潤之指其尊府天章公所卜
築書堂處但餘竹樹如毛無復故基也游龍潭還德
相猶欲往九華而雨勢未已頗以為恨將至清泉數
十里尔猶苦泥濘不可乘遂出銅駝亭過公受山居
小飲迺歸潤之姓滕名希仁公闢姓夏名量公受迺
其先名某者云

其三

九月癸巳處善邀余游九華即上馬行至石塔寺日
已夕矣月旁死魄多浮雲與寺僧步松林間索索始
有松氣明入靈芝驛朝食過五谿寺觀前日洛水道
民田半為砂磧其所滅木徃徃合抱大石如車輪御
者云方水作時是木與石如斷髮如流沫尔今溪泥
益南去不復出寺下矣迺曹溪寺寺在山麓澤中有
白鷗數十徃來與寺僧甚狎余語處善李太白在黃
山間胡公有雙白鷗能馴養之就手取食太白訪之

胡公遂以贈太白唯求一詩太白欣然會其雅意因
援筆三蚪文不加點以贈

黃山在秋浦南八
十里事在翰林集中

余謂處善寺僧

不如胡公也日已暮迺次魯庄已有微雨所見九華
止一二峰尔昔滕大夫為余言欲觀九華至魯庄可
槩見不待登山也登山迺自為境耳明日先上頭陀
寺：甚佳乃唐王文季書堂上有五粒松蔣穎叔為
青陽令時題其壁間云昔金地藏自新羅浮海來庵
於左山即化成寺是也松種出新羅至今生子可食
與他松異矣至寺即大雨旁具左下食魯庄迺上觀
音嵩上山甚峻松竹夾道雲氣蒼蔚跬步不見人臨
觀上下二雪潭其巔飛瀑下淙澗中常如積雪寺僧
云春夏之交尤佳其旁數百步無暑氣也復上數里
幾山頂迺至其寺亦有穎叔題處今餘二十年如新
墨餘無佳士名跡出寺後數十步得觀音嵩無足佳
者且將踰小壠過劉道人庵會大雨從者云道惡不
可乘乃歸堅上人云世傳此山為雌山有游客輒陰
晦自匿如羞澁者出山三十里至暮善陰雲皆潰散
望九華正如屏突兀峭拔不類他山處善云於是一

觀亦足矣滕大夫云九華有名自太白始太白所名者止九子峰也其它仙人峰蓮華峰側峯双峯各自名世人合為九華未必是也今欲質諸山下無足與語者姑識之是行也涉五日才得其一二所未至者續訪之處善姓曾名孝蘊九華乃其別業也

從事郎處州司理叅軍高布校勘兼監雕

雲巢卷第七
沈氏三先生文集

雲巢卷第八

雜文

龍游寺宴堂記

翰林唐公祠堂記

浮碧軒記

東上閣門使康州刺史陶公傳

任社娘傳

代人上太守求薦書

代人上長沙謝諫議書

代人獻利害書

代人投半刺書

代人上太守書

龍游寺宴堂記

金山在揚子江中流南直蒜山渡視丹陽城下人物皆可識其望揚州山川隱隱如屏障而白沙在其西飄帆舳舻夕至順超大海波濤洶湧雲霧晦冥雖在數百里外止於一瞬也四方之游士始望其山峻特不羣其上翠微森森如冠帽珍禽翱翔雅音不絕其下魚龍出沒千變萬化莫知其際及登其間重樓複壁橫出慢迺頌瞻眺聽氣象雄壯眇然不知其身之在世網也近世衣冠人物多出於東南而往來金山者別蓋相望于道丹陽太守有重客乃出遊其上為雅集而皆設饌佛右雖過客欣欣莫可為止而前為主成病之今長老寶覺師住持二年始作堂於其東以延太守者囑客以其意清名於余余為題之曰宴堂語其客曰若宴者豈特為太守宴哉上人所以晏坐也日出而人境誼譁醜酒擊鮮慢舞天歌而賓客騷然者太守宴爾江無颺山氣清冷寂不聞世俗之聲而虛白生者上人宴也余以為在人情者不足而今有餘而寶覺師是能為轉物者耶無以吾言為是

而所以是者在此客以為知言請以示其師因以叙
其痛云熙寧五年二月八日記

翰林唐公祠堂記

公諱詢字彥猷性高介中勁而外莊與世寡合少慕
賈誼劉向之為人以憤吊世故為意及為御史遂欲
行所聞正色糾劾無所顧避其後雖出處內外猶以
言責為已任大要以威福當歸人主而規靡上意皆
陳天戒朝廷竦然執政者憚之及為江東轉運使入
辭仁宗嘗勞公曰吾極知卿清正數諭執政尚未來
請得無不悅於其意耶公拜稽首辭以不佞未幾乃
召還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有司言公自為御史官十
餘年不遷上以為廉於是進秩二等以褒賞焉在青
州時仁宗宴駕哀號盡禮一昔鬚鬢皆白官吏愕然
知公為忠義之至也歷蘇杭青三州鎮所至皆留滯
久之有以不容規公曰吾孤立無援姑盡直道豈可
屈執其為政常若不屑意方其撫納指擿莫不造禮
當時號嚴明凡與人交固少與可及已知之終不可
間所不與者亦不苟合以為權平居清澹無他嗜好

唯書画研墨焚香烹茶以為娛尔所為文章論事似
賈長沙下筆逼歐陽率更皆其所喜者自先內閣時
田疇生業甚厚皆歸諸昆弟而未嘗漫問歲得任子
亦先諸族比其終二子七孫迺未薦公卿尤賢之以
為不可跂及歷職既多在東南竄愛錢塘之靈隱以
為山水當為天下第一而公之幽宮乃卜於寶峯葬
後三年仲子垺為圖其像作堂于寺之西軒以申公
志公神骨清峻有圭之質所謂神仙中人也其行事
世次有國史典墓碑在欲瞻公之像者此粗知其為
人以警夫世云

浮碧軒記

文慧師始作南漪堂成客有湖山之賞者必造焉駕
車馬者蓋相續御舟舫者輒相銜文慧師顧其人可
與游者與之其所不者亦不拒繇是往來之士惟懼
其至之後也後三年客至益繁師曰吾寧為是紛
者歟使我安所適乃築次于其東中間五筵為宴坐
之所而其趣尤清曠平澹典其志相宜也尚書郎元
君始至為篆其榜曰浮碧軒而游者復至焉凡出西

城者不至浮碧為不能盡其勝一日文慧訪余曰昔
作南漪為客館也所以不拒人者以為人皆假物以
適其性唯山水之勝人人皆宜之我欲使人皆得
其樂也今我作此軒而又至焉我乃不得其所我學
清淨者也安得一語之使毋思我而人得其樂乎余
曰然亦何憚正為來者不知意尔吾師能使人得其
樂而人於吾師何過不然豈人情也哉文慧曰善於
是為述其意以告來者若浮碧之箸景與文慧師之
為人有吾友開彥長之南漪堂記云熙寧元年八月
十五日

東上閣門使康州刺史陶公傳

陶弼字商翁五代祖矩自九江徙祁陽晉太尉侃之
裔也今為零陵人父岳始讀書為儒者博涉無不通
仕至職方員外郎弼少儆有器識能傳其父辭長
於歌詩有傳于世以其古雅疑為古人也或曰此零
陵布衣耳以是稱學士大夫數以仕進不利滋不羈
宕蕩江吳間好事者多沒其游所至人皆稱商翁而
不名也妻丁氏故晉公謂之姪晉公自南海還老於

光山弼依門下弥年多所聞知持論頗縱橫習世故
不復陋於鄙矣雖晉公之緒餘亦其資易悟也皇祐
中常寧夷唐和反使者楊旼奉詔專誅弼入謁與語
旼大喜以為能給兵攻挑由平大破之表其功授衡
州司士取太平峒始調陽朔主簿為柳州司理叅軍
於是廣源蠻儂智高叛楊旼為安撫使召弼掌機宜
未至旼方下英江而賊釋番禺之圍出臨賀弼捨舟
從其執衣數十人間閔步出太平塲以赴旼適大將
蔣偕敗一軍數千人皆沒偕死三日矣散卒已當斬
徃徃奔賊求降弼出山間數與亡卒遇一夕矯旼命
以帛為織使從者行招其兵隨自將益削木為榜許
與不死比至臨賀得卒尚千五百人又矯旼命給藉
驛餉之旼方圖其功而旼召還乃罷歸選陽朔令治
甚有威惠其教民者不以勾釘為能邑在山徼少林
木輒課人植所易茂者夷道行不旬歲行者悉庇其
林籟于今懷之弼嘗攝興安令以靈渠為久敝乃條
其利病以書屬太守蕭固請治之曰日者廣源蠻為
害久不制且煩天誅其出必資是為塗方無事時公

私力完易就它時即公之功也固不聽後交趾反上
出武庫兵以賜將士奉使者漕安南兵費數百萬計
卒用之秣滿遷大理寺丞監潭州糧科院李中師奉
使嶠西薦其才遂知賓州因使浚靈渠上已知弼能
矣目歆屬南方事即擢拜崇儀付使知容州明年遷
六宅副使知欽州，舊治寧越徙新城未久上下悉
草舍弼始教人坯陶為瓦屋未暮堂，多大厦至今
視他州為雄治平二年遷崇儀使知邕州冠新平井
隧蕩然人不復以生為樂而蕭注以貪暴不治罷及
弼至力能惠養之而其峒豪恃注為橐囊益霽歛其
下不堪命弼使人喻以威福不易貸乃少戢稍循法
令然復善交趾為侵暴諸酋更來獻其土物請內附
弼為降意謝遣之諸酋仰曰陶公我父母也誓不負
我公明年夏大雨水而邕城庫下長老言昔嘗困水
害殺數千人弼乘城眺其三邊皆水也既集矣趣
下令出其耄倪上北山以避害益發屯騎雄畧二軍
以戍之已而水大至弼身操版築傳城下召屬吏督
諸兵分受役上下已完備益為土囊數千置通道中

數日雨屯暴井泉溢積壤皆涌水於是獲土囊之利
內外乏食矣為發廩以賑於內方舟以饒於外當是
時水不堪者三版耳及水涸即無一人死者自橫尋
以東數州皆沒矣秩滿加右驎使復留邕在邕凡
五年納附降者數千百人藉其租比國人弼久乘障
厭之請便藩得鼎州察訪使章惇治辰溪蠻荐弼材
詔徙辰州遷皇城使明年遂成疾足弱不良行求罷
有詔撫納北溪蠻加忠州刺史交趾之亂復知邕州
王師大出而賊已去殘其三城無噍類幸逃山間猶
朝夕股慄弼受詔典左右數十騎直入左江峒民
弼至始入保宣撫使郭遼御大軍躡賊臨富良江度
賊且降以弼為能得其人且專功使為後殿賊使人
以檄求降為計者遼得檄即以中夜旋不先令也大
將旗鼓已行而前軍尚弗知騎步相蹂藉亂行賊方
柵江左使人來覘知弼為殿也乃不追弼方嚴軍不
動遲明而後引不然大軍且敗先是遼上劉紀所弃
廣源峒以為功朝廷以為順州縣杞郎焉及其旋以
為它將不足守乃薦弼詔遷西上閣門使知順州其

地出邕城深入二千餘里山惡多毒草瘴氣時弼老
矣在辰溪已數請致軍事及是怏怏不得志數謂賓
東曰吾受國恩厚不敢辭也順之戍兵總數千戍久
辛苦癘閩粵之士死者十常七八北軍生還者十一
二弼亦疾甚然蚤莫勞軍視其良若意氣激揚雖甚
到戍者莫不感泣病卒亦恚奮起願為之用交趾歆
復其故地也先襲机即奪之將進攻廣源獨難弼不
敢進以弼在邕時恩信及其土豪也交趾所欲為弼
必先知謀至土豪皆執以獻喻以逆順輒不殺縱去
由是心服至弼死終不敢紀朝廷以弼求歸遷東土
閩門使不拜復表其疾以為邊檄憂以其年卒弼少
時遊吳行山間有二鯉魚戲溪上水弼竚觀之旁有
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鬪君亟去勿停弼去百步所
大雷震而雨其旁岸皆圯大木拔又出大雲倉遇暴
風颺怒一日二十七艘皆溺獨弼一舟濟時人以是
竒恠之為人樂施好士平時所得俸祿悉以與人揚
畋死弼折錢五千給畋家踰二十年弼死分已而家
至貧不恤也父時有田業甚豐及弼遊宦悉為其昆

弟蕩費之而弼未嘗言弼之死其妻在鄉里僦居爾
論曰弼生邊鄙為儒者子以辭章稱於世足矣顧豈
知功名事業蹈古人風烈哉治廣源時病寢劇數請
老矣猶區區以息德輯柔群醜保其孤城死之日不
以一言及私其忠毅於是有足悲者故叙之

任社娘傳

吳越王時有娼名社娘者姓任氏妙惡善歌舞性甚
巧其以意中人人輒不自解蓋其夙媚者出於天資
乾興中陶侍郎使吳越陶文雅醞藉有不羈之名神
宗深寵矐之王知其為人也使使謂社曰若能為吾
盡使者我重賜汝社即謝王曰此在使者何如然我
能得之必假王寵臣使我居客館然後可為也王許
諾社即詐為閨者女居窳屋服弊衣就門中窺使者
使者時行屏間社故為遺其犬者竊出捕之悚懼遷
延戶傍陶一顧已心動其莫出汲水駐立觀客車騎
甚久陶復覘之然而社未嘗敢少望使者也明日王
遣使勞客樂作社少為塗飾雜群女往來樂後以縱
觀陶故逸蕩其恠既數自社因劇飲為歡笑會且罷

使者休吏就舍是時客使左右非北吏多知其事吏
既出使者獨望廳事上社繆為不見使者復出汲水
方陶意已不自持乃呼謂社曰遺我一盃水來社四
顧已為望見使者乃大驚投罌餅拜而走陶疾呼謂
社曰吾渴甚疾持入來社為羞澁畏人久之方進使
者曰汝何為乃自汲頻動不應復問之社又故作吳
語曰王令國中有敢邀使客語者罪至死矣陶曰汝
必死復何憚我也令汝不死迺強待其手曰我閨中
故靜我與汝一觀社固辭不敢即強引入閨中排置
榻上曰敢動者死社即佯噤不敢語陶即出呼吏喜
曰持燭來吏進奉燭燭來已具吏引闔其戶而去社
曰我賤不可我歸矣比其就寢甚艱難已而晝漏且
下社曰我安從歸陶曰我送汝矣然明日復來我以
金帛為好也社曰我家貧受使者金帛是速我死然
我生平好歌為我度曲為詞使我為好足矣陶許諾
乃為送至其家然尚不知其為倡也使客明日見王
王勞之語甚歡既還館為作歌自歌之歌曰好因緣
惡因緣柰何天柱得郵亭幾夜眠別神仙琵琶撥斷

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是夕書以
贈之明日王召使者曲宴於山亭命倡進社之班在
下其服之褻博陶頗不能別也王既知之從容謂陶
曰昔稱吳越之女善歌舞今殊無之未知燕趙之下
定何如也陶曰在北時聞有任氏者今安在王曰公
孰得之陶曰久矣王乃使社出拜陶熟視而笑知其
為王所蠱也亦不以為意而社遂歌其詞飲酒甚樂
社前謝王王大悅賜之千金明年北使來請見社於
王王命社出使者曰昔謂何如今乃桃符社應聲曰
桃符正為客屬所畏使者不悅已而又嘲社者社如
龜筮何客不鑽社曰客兆得遊魂請眠其文使者大
慙明日王賜于金後社之家甚富既老矣將嫁為人
妻適以其所居第與其橐中金百萬為佛寺在通衢
中自請其榜於王王賜之名所謂仁王院者也至于
今其寺甚盛

余初聞樂章事云在胡中蓋不信之然其詞
意可考者宜在他國及得仁王院近事有客
言其始終頗異乎所聞因為叙之寺為沙門

者多倡家余所知凡數輩

代人上太守求薦書

某官閣下右人有言曰知而復知是謂重知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某竊嘗誦之矣若某者勢孤而無援
謀拙而數竒承先公緒餘以從諸吏之行甚自愧也
昨試令於東^邑也自強其不肖之身朝夕從事於民
政方新法之初布宣條教加安南之役師旅在境於
是時也豈敢必其不敗哉數欲投劾而去矣時以閣
下有古人之德著當世之望某竊不自揆為可竭駑
駘之效於此庶乎一顧之遇也已而將事于幕府
蒙^沒容之對賜之教言許以卯翼生成之恩某再拜
奉之不敢失墜是則閣下之為知某也然有不幸不
得而訊者遽奪於後來卒失於乘成某竊自安之曰
命也夫某之於閣下必不蒙戾以自弃也閣下之於
某必不納謗以置疑也然今日之復求於塵下豈必
零陵之粟為可苟而二水之魚為可食哉拳拳於中
者不敢忘閣下之然諾也此所以蘄閣下之復知者
也某雖不敏也不敢劾薄惡者以其浮譽必曰邀閣

下之識某雖不材也不敢效閤懦者佞悅必曰邀閤
下之知其技之斷，情之憂，誠未敢後於人也閤
下亦詳而察之歟前日閤下之剡章也某方在鄙上
執必未能先左右之士及其上也豈敢必追閤下之
言乎苟或追之宜必厭之是以不敢言也來歲之章
此其當言之時也金石之信既在前矣某之身亦在
左右矣儻於是一薦之恩不獲出門下者某誠何人
哉或曰閤下以某之疾為不足以辱清舉伯牛之病
不問四科杜預垂瘦功平吳會况某之疾行其愈矣
是以不敢後它人而求閤下之重知者而又當是之
時閤下必不厭其言也誠直言切不復敢文惟閤下
幸察之

代人上長沙謝諫議

某官閤下某蒙頓不肖則滎陽之世嗣也行能無取
則零陵之下吏也以不肖之嗣為無取之吏而輒有
聞於閤下者竊意閤下必有以憐之有以成之是某
言亦為罪不言亦為罪也惶恐惶恐某昔者為令於
東邑也方閤下領湘南之節來鎮南夏某於是時引

領企踵而望下風焉欣然忙曰閣下當知某也將成
某者必閣下也朝思之夕志之日引而月申焉敢決
一竒策奮一昌言以求閣下之知且三年卒無獲焉
悵乎遂將去矣既而出上府望旗祭進謁於左右
拜台光於堂下伏蒙閣下一顧之生隅賜之話言悞
悞乎誠有以知閣下之不棄某也退而懟曰不肯之
嗣其自棄也歟無取之吏其自蔽也歟王公大人不
汝弃不汝蔽也於是天與之幸焉乃有督郵之命持
檄而來陳力就列者復三易月矣督郵賤有司也蚤
夜抱案牘受命于州將之前勾釘之是勤出納之
司又復時奮昌言決竒策以求閣下之知是必知其
無有也然竊聽於道路之言方今台鼎有虛位上意
矚焉人閣下行西召而升機柄之任某之愚其有望
於閣下者豈可在他人後哉且湘南之吏上下無幾
人其敢有望於閣下者亦閣下之所知也某伏自惟
念先公文簡之嗣在今日知涸轍之魚喁然其不
枯而活者已無幾賤有司之吏如陰崖之木惛然
其可度而材者亦無幾若某者閣下亦憐而成之乎

州將之薦先於幙中者二年矣固不敢異也然知某者三使臺也既皆薦之矣某亦四補吏而七書考矣猶陶之將噐者也一失於此其淪于沙礫而泥滓乎韓非論說之難不如聽之難子產以謂不言誰知其志某之志也亦可哀也其進言于閣下之前且不究况是區區尺牘之間哉狂愚拙直于冒鈞聽無任惶恐之至

代人獻利害書

某官閣下某竊謂禮樂刑政為教化之具者莫不有極惟治財之法所以利病于世為無窮故曰法弊則變變乃通此古今之大要也治亂得失繇是上焉方今朝廷修明法度以致太平其所作興者既已備矣而於利病之術尤纖悉也上出于論思左右之臣下逮於市井藹蕘之士皆能畢智竭慮以申其說非特利于公上也亦以利其己也於是四海九州罔有內外莫不蒙其利矣朝廷以為它使者不足以總統其事故建官焉必擇其通明傳敏之人以任之行之數年於寇遇之數今復有隆于前日矣非有位于朝不

使也欲其執重足以有臨也非有名於世不擢也欲其才力足以有斷也卓然之陰者也若某者蒙鈿不肖之人也何足以知利病之權歟結髮從仕甫二十三年三遇銓選矣屢身悉力適無敗事當塗過聽以為能論薦者蓋有之矣其來而知之者亦不絕焉昨為令東安也方新法之行吏民不知所向加之師旅在境勞徠之不暇某于是時推行措置莫不盡理亦幸免焉非曰能也不敢忽故皆慮之不敢懈故皆躬之爾今之為掾史非有可專者也毫厘而必承之朝夕而謹視之而已本局有苦酒之法誠無利而有害寧獨一州乎天下皆是也及役錢有過費或可財省者試條其一二具於別牘唯閣下采擇焉前日閣下之按部也竊伏諸吏之行瞻望下風其有所陳者必隆心而詢訪之其有可行者必馳檄而號布之小大之吏獨悵其無蘊耳首蘊之孰不願陳於閣下之前也某乏困放賤吏也竊懷區區為所謂利於己者非特此一事也敢因布其腹心以求閣下之知遇焉庶以考察其愚不可謂無意於其間者也干冒尊嚴無任

惶恐之至

代人投半刺書

某官閣下右之士進謁於先達公卿之門者必有勢士之贊羔鴈也羔鴈云乎哉亦以徹其誠而已其誠之著于外於是知禮者正賢否決嫌疑此其所以有贊也羔鴈之贊廢久矣至唐之儒者將進謁於先達公卿之門以右贊為違衆於是始以其所崇又代之其所以致誠一也若某者州閭之賤士也不幸先人仕官不及顯而奄然棄諸孤某宅是弊廬恪是遺訓不敢失墜有懼詒辱先人教勅諸子者曰尔為士先王之道雖在方策其所學者古之人不得而見之今之世有先達之名公大人苟至吾州者必造焉毋以尔為愚而自弃也趨風而拜傾耳而聽幸而蒙一顧之重一言之教豈若是窺陳編呻糟粕而已哉譬猶日月之明雨露之澤臨燭而沐浴之者可以為終身之賜也小子不敏朝夕不敢忘而州乃甚僻左其至於斯者或持節以使一方或摠百城而臨之貳之皆先達之人也某未始不造焉其蒙一顧之重一言之

教者為不少矣佩之刻之是以為終身之賜也某不
佞竊伏閣下之名舊矣今迴身即官之尊半刺史之
任而臨是諸吏撫我百姓斯吾州之大幸也某輒不
自揆而將進謁焉數日矣或曰子執親之喪未有不
篤于禮者也今既祥練而以其麓服登有位之門其
亦安乎某曰所以遵先人之訓也古之人自晉襄墨
練以來何嘗不預朝廷之事矧是卷卷之先志也將
俟終喪而進焉則先人之訓不早墜歟此乃某之未
安也是以揆日潔誠而徹名焉某之文鄙拙不足以
汗闕下鑿矚姑以其誠而獻亦與夫徃猶之士持一
漫刺而干典謁者為有間矣冒聞左右伏俟報命進
之以為幸退之以為愧未可知也無任瞻望之至

代人上太守書

某官閣下素布之士韞其志業有得於古人之誼不
肯錄錄於世者莫不求知於先達之門汲、乎遑、
乎苟有知者右典今皆是也然其執有不同者昔之
士進謁於先達也重重故不苟今之士也輕輕故不
信昔之先達其接士也難、故觀其志今之先達也

易易苟不却之而已尔是以古之士雖在衡茅畎畝之間能揚名顯行於一時者其進不苟而先達者能觀其志以將其名為褒襮之也若夫先達者非有高才美德不足稱也非有大名顯伍不足附也維有其材故能觀之維有其德故能來之維有其名故能伏之維有其位故能總之於是四者苟無一焉不足以延士士亦何所求焉孔子謂言游曰汝得人焉爾乎武城小邦也聖人之志於是其可觀也若某者竅故不肯之士也頑頓而不佞鄙朴而無文少承先人之教求學於古人之誼其亦久矣不幸先人仕宦不終蚤棄諸孤境墉之田不足以耕汗潢之池不足以漁三求薦於有司而無一獲其亦無庸於世矣此材之不足者也亦命也今則已矣然不敢負先人之教而失其所操守苟先達之至於是也必從容而進謁焉且將求其知也或欣然以為可教或茫乎其若不聞非其有所苟也亦今之執然也伏惟閣下之材之德之名之位小子何足以形容而遽數之哉今日之望於門下也非特桑梓禮也瀟水之望濱江一蓑尔所

以願見而求之者不止在政化之下也所以瞻仰而
依附者且斷有終身之遇又將至於不朽也寧若小
夫之子子持一漫滅之刺盜竊昔人之言以為先面
之資哉若某之志庶幾乎承一言之重而採擇焉它
時為不辱於門下者也竊惟閣下之施為於功事者
朝廷既已知之矣行且迅召而亟升之翱翔乎青雲
之上矣儻未然也授之使節以經制於一方則朝夕
爾甚非敢諛也道路之所洽聞者也是以不敢后於
衆人而求進焉閣下幸與其進也而觀之苟以其介
介之志為可教者則閣下進拜而行也為有得焉以
將其名於無窮為使不錄錄於世矣惟閣下觀其始
來之意而察其篤守之行以知之則某今日之干典
謁也平生之遇也閣下留意焉卷卷之所望者不止
乎不却之而已爾干冒繁駮不任悚慄之至

從事郎慶州司理叅軍高布校勣兼監彫

沈氏三先生文集

雲巢卷第九

萬府君夫人朱氏墓誌銘

張司勳墓誌銘

賀州推官知陽朔縣李君墓碣銘

東安縣尉王君墓銘

福昌縣太君李氏墓銘

萬府君夫人朱氏墓誌銘

南新萬君夫人朱氏錢唐人世為吳越陪臣皇考以

官從王倣入朝卒京師夫人養於諸父以孝聞及歸
萬君君故大家也夫人事其舅姑與愛其宗族南新
之人莫不道萬母以為賢而萬君之兄死其妻甚少
父母欲奪而嫁之輒悲憤涕泣曰叔姒遇我恩厚又
有一女我終不忍去萬氏遂不嫁及其女成人夫人
為擇婚家否謀周至甚於已女卒得善人而伯姒年
七十餘乃卒夫人性好浮屠書終日持誦不懈或有
所不通輒復能默識人或問夫人夫人曰我若有所
記明白不疑我知其前習也中年遂不御葷血至其
楊氏施氏兩元氏皆卒二孫曰涇曰沈皆從學延之
於余在州黨為友兄弟後又於家府為屬官其持喪
歸也會余於荆楚之間屬余為銘曰
嫗嫗夫人孝厥家上下宗族安且和外耕內蠶有條
科我以妙乘出三摩仲子起家服青緇行封大邑光
寵多作善降祥理非佗刻此銘章永不磨

張司勳墓誌銘

公諱某字隱直漢留侯七世孫紘居番陽至五代祖
晟乃自番陽徙浦城遂世仕於闡皇考尚書公始以

孤童從楊文公遊京師以進士中甲科歷官刑部郎中直史館致仕乃宅吳其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彭城劉敞銘于墓隱直其長子也少明雋好學有器識未冠時已車然為成人與劉逢甫楊審言兄弟為友前輩長者多賢之寶元中西方用兵以布衣上疏論朝政進啓政十篇乞召對已報罷又陳邊要數萬言不能用即移書二府以古今兵事成敗訂其是非於時雖不合公卿翕然以為材數奉進士既不中且壯矣尚書公為陝西轉運使范文正公鎮永興始勸公仕於是補太廟齋郎即任以為洛陽主簿蓋始仕也其所操決已如老吏數決滯訟洛陽人善之三年魚周詢拜御史中丞薦以為主簿仁宗方開言路臺諫官盡人物之選其言執政得失無不聽當是執政者不敢作威福陳賜叔唐子方諸公以此顯名一時隱直在臺中乃主簿諸公皆推以為友皇祐二年拜明堂既齋前殿矣人藉藉傳有泛恩過以問河知、曰聞之公曰或傳外戚欲得節度使中貴求為觀察使者於法不可遷將以亦聞之乎是進上既許

之而諭於執政矣此非不蠢也何為默然却大懼即
與其僚請奏事仁宗愧且怒責所授言却疑以問公
公曰某聞之以告得罪寧有憾耶明日禮成有泛恩
二人者遂不遷然上怒未已推窮且急却亦終不言
唐子方之論溫成也夜召公以決之公曰足下當言
責尚何疑為此足以塞責子方繇是被逐其所建明
皆此類也執政聞而憎之秩滿上改大理評事范公
文正守青社薦公文行乞召試學士院因請以為從
事但除青州判官而已比至而文正公病且革
事一護之文正公從陳州至彭門而薨公馳哭于彭
門相其後事而還代歸京師尚書將請老遂求東南
官三司請以為懷寧令懷寧劇邑也治之數月廷遂
無訟而羅原茶場戶歲輸茶百萬前日之敝上茶之
入三倍其次茶五倍既不足粹它草木皆為茶以足
致大賈，不售為令者不得去及公至始約束必得
善茶其上者倍之其次不過一再倍吏告以法且留
公矣公曰使民不加斂賈得善茶何為不售民歡呼
相告及期畢具是歲大賈至乃先諸場筭以其得善

貨也上下以為便僑戶出丁錢其去來不常十年間
吏不時省籍而無除遂至萬數其去者責於里胥故
任役者率破產為大害公一日按籍除其亡者六千
益新丁三之一因以聞上遂為諸縣法吏言令之圭
田五百斛請賦之公疑其不明也使訪之得田三百
畝輸有司賦其田而已自昔守令莫不然，畢取之
號草頭供輸於是通判李基聞而詣公曰君不可以
獨清盍為我諭之其除者亦半因謂李曰勿廣語人
使人反側無益也二年孫長卿為江淮發運使因以
親嫌罷於是尚書公老矣乃還吳遂不復造朝臺檄
趣召數移疾不行尚書公指館時公年及知命執喪
盡禮杖而後起人以為難終喪始還臺遷殿中丞相
當國方薦公公曰親老矣不可以久留遂得通判湖
州以歸二年繁昌公卒哀毀如尚書公之喪然隱直
家故貧朝夕糲粥或不足未始以告人治平三年入
朝於是閑居十年矣公上即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
王丞相珪提舉百司先諸公薦始編定百司勅是時
自陳丞相諸公薦者十二人詔賜對便殿勞問甚渥

於是子方新領二司請以為判官即權領戶部判官
事戶部主諸道上供金帛自慶曆時迫諸道上供入
倍常歲諸盜始為敝吏不能較一歲所負至二十五
六萬前日內帑無所考質於是有詔使公覆較以慶
曆伍年為準因建言轉運使以經制為職盍以為殿
最中間不滿歲而去者以數告其代幾可以勸沮朝
廷遂頒以為法而計三年之入最一百三十萬又督
發川峽所負入便錢至五十萬大計賴為久之始正
權戶部判官序其秩視提點刑獄在三司凡七年乃
以司勳員外郎出知越州兼浙東兵馬鈐轄部使者
率新進少年以新法督責其下戾甚吏馳走不給事
已蹈罪咎會稽為大府公以樂易處其吏民吏不欺
而賴以安法度皆奉踰年徙蘇州未行又改明州明
州尚書公之故治也遺愛餘美尚在耳目人皆喜公
之來公亦樂其州為易治於是詢求民隱數日之間
政令一新時方病鹽法法已過矣吏緣為姦自昌國
縣置發引鋪而公私之貨混淆不可辨其利於公者
削矣公至則除引鋪使民市於官市於官者不為定

格益嚴其禁期不敢犯未幾入緡錢八十萬既是其
目而又益三百萬未閱月移成都路提點刑獄自在
三司固已親其秩矣三易鎮乃始遠徙人皆為之恨
且勸公辭之公曰吾辭之重得罪執政雖然吾顛革
族多豈其願也吾不敢辭陳力而已於是求對及見
上下憫勞久之曰行且遷矣遂行自四明之徙歷八
月乃至部所始至務大體不以暴刻為功自熙寧已
前第五等戶不徭及新法起乃出免役錢公以為朝
廷立法本以寬民今乃賦困窮之民非上意因奏免
者十二萬戶蜀民大悅會茂州蠻叛數日覆軍殺將
進圍汶山郡坤維騷然公與轉運使俞充行分將兵
方無事時兵常不足及是官軍多死夷兵且深入公
移帥府請與之約和以緩其來且待王師之至也帥
府用其畫猶連公手札上聞已而王師至夷兵不侵
軼者公之力也先時蜀使者多循故事不閱兵仗公
至成都將閱之咸以為不可且生民心公曰吾職事
也遂發視之噐甲多敝敗不可用使修完益移檄支
部舉新之至是軍興乃復用朝廷方併州縣以充大

農之財永康之廢未久請復以為永康縣川峽道阨塞多瘴癘它時使者行部多不以春夏出茂州之後自三月至七月往來無朝夕之休比官軍粗備乃還至永康感疾矣興歸成都病小間今樞密馮公當世候之公囑當世以后事神色不動處生死之際若往來也以熙寧九年八月十日以其官終于官舍享年六十二嗚呼隱直天性渾厚喜怒不形聲色雖子弟有過未始言子弟皆化其德仕官四十年歷典三鎮至于奉使未嘗一罣於法亦未嘗廢一吏所至皆稱最典人交溫，君不足及臨事不苟變在三司時

右新進假途以致要津者如奕棊而公坦然不以為意也有文集十卷其上論朝政疏啓及論西方用兵書號慶曆先書後書又十卷藏于家曾祖諱霽仕於閩祖諱璿皇贈戶部侍郎考諱沔尚書公也夫人彭城劉氏封彭城縣君為人明爽善治家公於家事一切不問者夫人是賴先二年卒男子八人元方進士及第平輿令中書吏房習學公事元振元憲元舒舉進士餘尚幼女七人太常寺奉禮郎沈某著作郎郭

戊恂試將作監主簿蘇亨節太廟齋郎盧道原其婿也餘尚幼公卒之明年喪始自蜀歸諸孤將以九月某日葬公穹山先公尚書之兆使來乞銘余平昔從公之游固已欽慕矣及代於會稽親見其民愛隱直如父母詣大道為綵城以障其行至數十涕慕不使去者移日此尤可尚者嗚呼隱直其有德君子歟乃為之銘曰

嗚呼隱直其學博矣而志不遂其德完矣而位不充或恨其弗逢維其命之窮其達也不過為王為公建一切之功若其德則考古人而不愧將來世而無為能執其中使九原可作非夫人之典其誰從

賀州推官知陽朔縣李君墓碣銘

君姓李氏諱忠輔字道奉零陵人曾大父冲生師運師運生惟簡皆不仕至君始為諸生少時已卓然克篤術業為不群矣於是潯陽陶公岳方為州大儒名聞四方君以其文辭上謁陶公大稱賞以其子妻之及冠遊長沙造內閣李公受於幙下納頌甚厚延挹以為後進首由是知名皇祐元年秋州薦于春官不

合遂南歸與陶商翁相善文墨志氣適其所好雖黨也然湖湘間奉稱二人有異材後商翁以戎事得官至顯遠數欲引君君獨不肯屈既老矣已困於北上乃緣恩格釋褐調鐔津尉蓋初筮也君之孝為政久矣一出其鋒上下皆推是邑人有矜其旁舍得地中歲鏹者群劫之至則無有也其主訟于令君馳往捕悉獲之然視其人本非亮毒者皆以為地中物如遂庶耳遂釋之或謂君必案以法當獲賞君曰彼以道聽自貽孽我安用傳致殺人以求官終不取州猶以君不討賊為罰然部使者聞而賢之亦數有見譽者攝遷江令踰月邑大治桂林北出興安為靈渠自秦時䟽鑿以鑿崎南而前為令者皆武人久無政隄防罅漏漕舟數不通復以君假令至則鋤其姦救民訟一清乃大完築畫復其故跡益溉其旁田疇甚多而桂林為崎西帥府帥潘侯夙愛其材欲致之會新制八路使者得按格除吏遂調桂州司戶參軍潘侯加禮遇烏方交趾反也不數日覆三州公私騷動君為咨謀調發所補於上者甚力蠻亦不深入當塗者交

章薦寵之遷賀州推官知陽朔縣事大兵南出而邑
當大道使者傍午勞來供億羽檄日數十里君怡然
不撓而益辦然民力屈矣羸糧者道多逋亡諸令率
自將上道君疾暴下乃輿行櫛沐瘴霧疾重困至杌
卽已致役而氣血殆矣復輿歸王師亦旋乃謁告以
便鑿數移檄而使者惜其去輒不許卒以告歸熙寧
十年冬十月辛亥終於里第享年六十二啟手足時
神色和易戒諸子力孝守約而已平生所為文章甚
多其在藁者二十卷號湘南集夫人陶氏也五男曰
述慎修迪修德修允修皆有學行為良士二女嫁同
郡何宗望胡敏行元豐元年十二月乙酉卜葬于歸
德鄉先營之右為吉兆其葬諸子來乞銘以揚其先
人之美余謂君能教其子以禮也夫為之銘曰
道奔之孝久已成五十從政艾且明使其當年造王
庭何愧古人建功名遭命不造誰主平獨留惠愛三
邑氓子孫美澤方大亨昭示來襄詔斯銘

東安縣尉王君墓銘

君諱岳字景申姓王氏楚彭城人景申為人剛毅少

所屈下皇考君捐館時景申尚未冠治喪哀毀如成人終喪閉門讀書不履世故數年卒大就進止屹然為古儒者山東學士皆右之州以禮請為庠正其所教導弟子悉有師法三薦于春官皆為奉省治平四年始登進士乙科試秘書省校書郎以太夫人長安君閻氏年九十求為下邳尉為吏矣終不替小降志視其令奄奄若無物自州從事皆卑之然公卿大人使者莫不知景申為材不以醇吏遇也不滿歲坐法免丁閻夫人之憂如禮已除服奉母夫人條氏來湘南當涂者已鄉其名矣至即委以縣事攝諸吏乏罔有以過人者新制吏藉付於外臺而長沙為湘南會府諸吏小大咸集號多士往為調佞以干祿其有所倚藉亦蹇傲以驕人景申處其間有不能平多所折辱至廷叱而衆詬之其人雖慙伏不敢吞然愾怨多矣景申弗恤也久之調湘鄉主簿太守印其材檄攝瀏陽令地有銀冶聚四方不逞難治而易謗士扶姦者不得恣縱景申所辱者交攻之復免官使者俟之加厚焉雖失職然領事無間日寂後補東安尉鄙

夷小邑也戶不滿千室太半棲崖谷間以故無吏事
夷人不知為學景中為新孔子廟使雄壯方秋與其
令釋菜行禮上下所未識也禮成以書抵余曰使後
世有學者知是為名教主景申所存如此元豐三年
太守與三使者交薦之當遷矣暴感疾遂不可治以
閏九月丙辰卒享年四十有六卒之前日吏直於東
廂夜半忽驚寤見景申騎馬張蓋從者駟呼甚盛奔
出從之已不見及旦病革矣噫景申其窮歟其材與
氣終不一申而沒地也使世不偷儒以苟為得者亦
有激乎曾祖又祖改皆不仕考尚賓官至尚書虞部
員外郎母夫人條氏夫人莊氏一男日淳一女尚幼
條夫人時年八十有二拊其尸慟曰人不復知我子
為孝矣載其柩歸葬于某鄉某之原某年某月也余
方客於湘中景甲以余為相知其死也囑其子來乞
銘曰先人之治命也為之銘曰
嗚呼景申既剛克仁生不得奮其志死將為神吾知
其輔善天淫上相蒼旻終不傳木憑石以要殫輩後
有神靈之興者知為府君十世之間考斯文

福昌縣太君李氏墓銘

夫人姓李氏江寧上元人曾大父弘義大父潛江南
有國時以公族為選官至皇考文覽始入天朝擢進
士科任武昌軍節度掌書記以卒夫人事父母孝處
宗族和皇考君愛之始笄矣將慎選其配以嫁焉乃
得蔣侯侯世儒^家衡陽甚窶從學四方及成昏依
李氏未去兄子偕省其世父也將西遊京師無資以
治嚴夫人為釋金條脫以賜之直十餘萬錢偕由是
能成就其業決科成^名卒以母事夫人其升朝請于
朝廷封贊皇太君蔣侯以明道三年登第夫人事
猶其父也內外屬因夫人悉克滿其不足侯含德不
耀卒於光山從事今贈官為工部侍郎夫人春秋壯
止一子曰僅乃端居閉門獨以教子為事僅載就舉
有司輒不利遂以宮苑補太社郎令為朝奉大夫其
始通閨也復進封福昌縣太君夫人老矣不復治家
事棲心竺乾道大夫從仕上下篤行誼謹法律能保
其祿位者夫人之教也熙寧八年簽判道州侍夫人
于北堂八月微感疾是月晦召大夫婦孫戒教家事

不苟生不怛化奄然而逝享年七十有八一子即大
夫君也二女已嫁孫八人曾孫二人後當某年某月
歸葬歷陽趙唐之先塋從吉卜也大夫乞銘於余謂
可考信於後世者余豈誣乎哉為之銘曰
嫗、夫人妙德柔嘉作配哲人允宣厥家母道三紀
慈祥惠和安輿朱轡天澤載加子婦順承孫曾衆多
含飴玩綵綏我壽遐天有五福既備不頗人有三從
協于寵華歸壙先塋生死可嗟勒銘幽宮終古不磨

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兼監雕
沈氏三先生文集

雲巢卷第十

邵州立禪師塔銘 伯少卿埋銘

宋太子中舍張傳師墓誌銘

廣照大師塔銘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致仕錢君墓銘

隱居放言 謝趙資政

謝諸先輩 祭張司勳文

諭客辭 題畫像

真覺開堂

龍華三會啟文

代乞致仕表

巢父稿銘

景德乞席疏

祭魯舍人

息庵銘左右山

祭外姑彭城縣君文

門箴

重居開堂

勸學疏

禱神文二

豫章黃魯直

叔達跋魯直詩

魯直帖

沈睿達墓誌銘

邵州立禪師塔銘

禪師名惠立桂林蔣氏子也生不食葷血始九歲出家依同郡蕩律師求度五年遂度為沙門入鹿門山觀三乘經律深達法相造龍牙遷公一言頓徹若獲亡金若復故舍推為龍牙上首山盤水滄還同未悟且三紀邵陵太守崔侯延啟西湖之法席以延凡鳥始轉法輪為四眾師逾二十年无為无作度度不愛金錢為崇飾其道場奉新之至无所用其力益獻土田廬舍以供朝夕費朝廷出使者按夷人所獻地使者屈禪師先入示信夷人屈膝受指使者以為功將

薦於上辭不許轉運使請遷衡岳之大伽藍亦不許
識者韙之元豐四年二月三日戒侍者具湯沐訖不
示疾亦不說偈正坐入滅問年七十七問臘六十三
門人善琮茶毗之其以骨建塔于寺之西南隅太守
閔侯祀以書抵余道其高行乞偈以贊之稽首三歸
銘之偈曰
少林壁觀本無說至於咄咄蓋已未造妙顯微參諸
佛不能无心但小點大士迺飛出南粵道化邵陵嗣
著崛端如亭亭海中月內含圓明外平澈不牽名勢
事攘奪不拂因緣為斷滅法門浸衰誰可遏三湘五
溪同一筏巍巍堵波閔靈骨將與彌勒當來出南山
孤雲自起沒縛芻右流終不竭

伯少卿埋銘

公諱振字發之世為錢塘人以皇考尚書公任為大
祠郎起家歷上高臨淮二縣主簿遷茶陵縣令尚書
公指館解官去還調星子縣令有能名公卿使者交
薦改大理寺丞監蘇州稅遷太子中舍知剡縣剡瀕
右大邑民頑悍吏多為姦公至逾年峻法鉏治初卒

不撓而其民始伏樂生興事為作碓畜水溉田五千頃至今逾三十年不壞號沈即礪移巴西縣引仲弟在蜀不當行政金華縣轉殿中丞其治尤嚴於在剡時不勞而公私晏然遂稱無事仁宗祀明堂拜國子博士賜五品服知藤州方儂智高亂二廣公疾驅隄嶠而賊已平臨州視事城中蕭然无有官府閭舍始募兵調夫戮力為築城郭立府寺閱歲奉新之轉虞部員外郎朝廷方行賞丁太夫人憂既除進比部員外郎通判衛州不赴換北作坊雖身在都下然未嘗遊林執門唯跡訪道術方士購求古書為事歲滿以其勞進駕部員外郎英宗即位拜虞部郎中轉北部郎中乞監瀟山靈仙觀於是有掛冠志前在官者多不治事祠奉不嚴神明不格公至始草易敝病敦崇清修逐道士伊居喆而其徒莫敢不肅山西諸沙門多不戒而魁領文鏡尤恣橫公盡錄其過移州縣遂黜之一山為清代還轉駕部郎中今上即位拜司表少卿乞監崇山崇福宮遂拂衣東歸祀南郊封長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頃之上章請老詔許之乃脫

冠冕典其所知為方外之遊後三年以熙寧六年十
二月己丑卒于河東之私第享年七十三以明年三
月庚申葬龍居山先塋之左惟公內剛外柔其與人
交初不校細故及犯之亦不可解有急難或不能自
存數捐已以濟之為孤嫠男女子婚嫁者數人所至
為人辨曲直其不能直若已推之平日好聚書聚幾
二萬卷當其終不懈所至宋年益勤時數日不御藥
遺令戒教後事凡教百言無一語悖大底言性命示
儉約而已猶以聚書誦諸孫使勿忘吾志云初皇考
今為吳人尚書公在仁宗時治職任事位顯矣君年
始教歲已能治其家號孝友謹厚不預人事以其餘
力讀書夜不半不寐宗族朋友稱賢焉初補太廟齋
郎數拔進士薦不中第當仕矣乃以親命來調杭州
新城主簿遷延不行者復十餘年及尚書公歸老于
吳乃補州從事蓋不去膝下而幕府事不廢公私殲
悉必應尚書公捐館哀毀骨立人以為難終喪試判
入高等授寧海軍觀察推官奉繁昌太夫人之官時
伯兄隱直仲兄樞言以才德著名數往來錢塘兄弟

雍睦人不能且其優劣踰年太夫人卒兄弟競護其
喪以歸泣血三年情過於禮治平三年服除調成德
軍節度推官今丞相建安公出使朔方深器其材特
表薦之會定武帥孫次公卒君其壻也坎公家楊其
子少不能歸乃以次公治命請十上乞君官揚州以
經紀其後遂除揚州稅未上改江都令於是朝廷方
遣使行天下以新法從事使者欲省廣陵入江都為
一縣召君議，皆合即薦君乞改秩治江都縣事二
邑在淮海號煩劇君擇吏史按圖籍因改邑一切舉
新之而人不知撓蓋君不以子子為譽而識者默知
其為能當是時淮南旱甚官除民租矣太守以下圭
租尚弗蠲君為言之乃蠲其半而令之田獨豐君悉
除之百姓以為庶方便者開洪澤渠道濇溪子港皆有
勞在賞格治江都凡五年乃得代遷太子中舍還朝
江淮發運使薦君華亭監已拜詔將行丞相識其
故吏也擢道判祁州及遷吳隱直卒於蜀而其喪始
歸兄弟友愛尤篤悲痛不已已治舟行矣暴得疾以
熙寧十年八月壬寅卒于舟中享年五十四嗚呼傳

師止于斯乎善惡報施不可道也幸不幸不可知也
即以其年十一月己酉從隱直歸葬尚書公之兆余
以為逝者有知傳師无憾矣夫人孫氏賢明能治其
家六男曰元載元恪元均己奉進士元功元伯元及
尚少四女嫁著作佐郎褚理隴西李士衮大廟齋郎
晁端復少者未筭葬有日矣其子屬余為銘以余為
知傳師者必不苟作也其世次尚書公之諱不書有
劉公原甫之碑傳于世銘曰傳師始以孝友聞其材
豈特後二昆四十綵衣戲寢門其視仕進如浮雲公
卿大臣數薦論方且振步望九閣有如大車任萬鈞
未駕已覆何可云穹隆山深吳江渾下從先公宅榆
枌不在其身在子孫千百億載流清芬

廣照大師塔銘

廣照大師名慧欽錢唐人七歲出家依寶雲寺惟清
上人惟清以醫名多賓客廣照求度時雖甚少已特
然不羣及落髮盡能傳老師之術益通黃帝扁鵲諸
書其視脈投藥不煩病者霍然已即謝不往不以其
技為工遇所知即行貴賤不問也廣照操心為善能

以意攝物无内外自趣法樂不為絕行不為苟合與
寶月廣公為友士大夫多賢之言善行必推二人皇
祐中恩賜紫衣後七年加號廣照中間為其衆請主
寺事也食者千指帑無一錢廣照不祈於人求獻者
相踵有餘為易其摧木圮瓦進有筵安有次矣付其
弟子仲猷而去數語人曰吾將休吾身于寂寞之場
不為世累也方余少時讀書西山下與寶雲諸公往
來者甚久其朝夕相從若家也而廣照每遇余雖甚
盛暑與間處必嚴衣履而後追動下逾矩余以是尚
之及吾家翰林公開府始識廣照尤加異禮其有所
召如寶月圓明天竺二公在會者不過數人廣照必
先為文通頃語余曰他日予為州當謀屈廣照主其
教門以表領也人或聞者皆以翰林公言為然後三
年卜居青龍時余將詣京師送余於樵李又追於嘉
禾之丘憫，不去余因異之未逾月余以事復至杭
則寶月既入城一夕矣居數日青龍以廣照訃來釋
氏羞倪與士大夫走哭二道場者道為壅皆曰善人
逝矣善人逝矣時熙寧元年十一月辛卯也嗚呼當

末法時善士常少而二大士繼去其可傷也已其生也
也以善攝不善猶不足况其已乎入滅後十三日仲
猶奉其棺自青龍去以明年正月壬申葬北山鮑家
田為後者弟子猷法孫彥贊彥昌凡三人曾孫曇性
一人猷曇皆紫方袍廣照善碁又善書與其氏族皆
不書非其事也將葬余為之銘曰廣照奉不名仁
者以世放行孰云可捨其定在心如調象馬其慧及
物乃出陶冶吾昔有志遠追香社善人先逝我懷曷
馬水泡電光一切皆假準此宰波西峰之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致仕錢君墓銘

君諱羔羊字升卿故吳越王諸孫父曰先芝校書集
賢院任為太祠郎初調烏程桐廬二縣尉遷寧德令
升卿有材尚氣不苟合在寧德與太守辦事不能直
太守廷辱升卿置手板地上脫冠綬出門去遂不肯
仕數年乃請老得太子洗馬以歸時年四十矣以霈
息且遷國子博士賜緋衣銀魚升卿家西湖上有園
林亭榭終日出居酣飲不修人事與其所知相忘於
形骸之外飲既無度不能常足輒自釀率不及熟已

盡酌有一婢善庖客至與其婢戮力烹雖手自持以
餉客欣如也或入城市昏然據鞍唯其所遇不劇醉
不歸亦不復出太守能知其賢者多饋給之不以
厚薄為意亦多不謝龍閣祖公無擇為州乃以賄累
升卿羈置衢州會赦徙湖州雖流離困阨衣食屢空
而飲終不廢熙寧六年十一月初六其妻仁和縣君
張氏先卒後五日升卿卒其婢亦死出其家囊篋無
直一錢者親朋耆舊相與謀大事自湖載其柩歸于
吳以明年二月二十八日葬集賢君墓左五男廣國
靖國輔國康國克國為嗣銘曰世所強者不以為樂
終不得其志乃湛于飲陶然生死之間何可悲

隱居放言

人在天地間生死一息孰為死亡以生死為得失
者天下皆是也生死不脫是較毫末者也達者不言
言者不達是難言耶言者難也知者難也必造乎眇
茫視其身如幻夢者至人也影響之至也是往來也
白黑之判是利不也將以生為妄耶其死為往是死
猶生耶混於此其亦不明矣性猶金也情猶滓也

匠氏範金為器不窮其滓則器不利金有利鈍耶匠
有巧拙耶唯崇谿鎮耶之人能知金之為利而天下
利器少也性之明也至於有亡之際右人聖賢皆得
之孔子曰吾得志唯顏淵為殆庶故曰用之則行捨
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蓋有時而忘也其心在天下
者也佛能忘我能忘方物豈忘而已乎在乎是者我
乃不可忘是以為其真忘也三茅之山有仙人遊焉
負琴而行吟其與人言若人也調琴以為曲狂吟以
為詩學道者不辨也至於御風雲忽焉而超逝形典
物皆化也東掖之山有高僧焉其生也無以靈乎人
既死之五月或發其棺視之香氣郁然而形不壞也
彼既往而不遺此乃遺而不往則是何耶將以為幻
妄則吾知天地為幻妄矣是有得於內而不惑外有
耶夫是之謂至妙茫乎其有得也戚乎其無有也發
於言也縱其支離者將而得乎簡易據乎其中而運
乎四方也窮支離者將汗漫而不知止莊生所以誕
也據其中而不知適墨子所以愚也使人知之孰與
不知無為哉庶乎知者也

謝趙資政

薦引下陳雖有常制俯及不肖乃惟至恩竊念某生也甚愚豈稱為吏陳編之學無聞於世衡門之志聊以自娛鄉當強壯之年勉有起家之望惟知古人行己之誼不度當世取容之宜由是拙踈被憎權倖浩然斥去幸亦歸休不苟其樂者終不渝其憂不附其榮者亦不罹其辱職安守藏心獲奉親蟠木不刊誰識其萬乘之器老驥已謝安能致千里之功豈謂某官躬公旦大賢之姿任阿衡天下之重江海之浸衆流以歸岱華之陽羣木是植內處機柄以熙四海之至和出為藩垣猶耻一夫之不獲特形慰薦曲有褒揚方造物者以為不才非知己乎安肯遺力維其所去斯以為難枯卉被春暘之華弱禽蒙羽翼之賜使終老立壑所可永者吾之仁尚有位朝廷篤不忘者公之賜惕然有感瑟彼在中過此以還不知所措

謝諸先輩

策名盛旦振武華涂士林之傳里閭增輝方國家憲天圖治為時擇人試以群經之言敷我一家之說以

是齊道德辨賢能在公卿者皆同門之人提衡鑑者亦受業之士苟用一律足顯衆人蕩蕩乎莫之或非郁郁乎於斯為盛先輩足下有韞志尚克勤師言温温者瓊瑤之姿楚楚者榘栭之質懷鈿抱槩久推儒者之素風學古入官當識先王之善道適欽盛美首辱牋封頌惟老拙之無庸敢當文藻之垂貺古或輕美璞而有投鵲之尤我亦乏青雲以為贈刀之報羞自慚愧不知所裁

祭張司勳文

嗚呼昔在懷寧登公之門今二十年肺腑之託世故歡戚如一夢然惟我不肖何足可道獨蒙顧憐我行夫下求訪盛德誰如公賢公所蘊蓄著于文章粲成篇當在朝廷為國光輝乃獨悄公孰不容執政信讒七年不遷出守二鎮民方安政乃易使權馳數千里誰適我願于彼劔川蜀羗已騷兵敗將死為之憂煎奉詔于救六月盛暑半塗而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乃在乎天不得於此必得於彼何後何先彭城喪歸我始來會吳門之偏旂旄之來撫棺一慟晉陵

之壖我公之德有過人者愈久而愈傳維金石之可
鐫矢以辭寄於一奠亦何足以盡卷

諭客辭

或問若人者何為迺自晦於埃塵皓髮茁其在領兮
因將喻乎世紛使能績其壇緒兮亦紆組而垂紳矧
一出其瓊琳兮寧特粲奎昂而步鉤陳非其材之不
逮兮而生之不屈蓋龜或不足智而著或不足神余
顧客少安若人者是謂不能混於滑滑而能委於忘
忘者乎彼冠不綏亦足以束髮彼褐不完亦足以蔽
身彼智雖不足亦離世而葆真委形山材兮鷲

而凌風雲不杜機以驚俗不屬騷以况均不暇和同
於群物又烏識乎緇磷忽乎為野馬在山之上忽乎
為孤吹于水之津彼亦一息此亦一息世之遑遑者
終或不寤我之寂寂者祇是以為顰其不可道者維
古有其人

題畫像

余棲于零陵將二年卧鶴山人王棲道屬客來圖余
像其不可圖者余為申之以辭然皆眩也所以為遊

戲也

有不知者強為余蓋有知者亦其捕為鱣黃為丹白
那嬾死灰與朽株探山林以獨徃兮即猿鳥之幽娛
豈萍苴之如兮亦泛泛於江湖昔敦媚放藝文兮既
華髮而蒼鬚終非混々之可諉兮方將佚老於元元
苟不暴夷以為絜何必襲惠以為汙挹古人之全德
兮將歲月以云徂羗余心之所得會群有於無餘彼
遽々為周而栩栩為蝶亦甚惑矣余與是其相忘於

影響乎

真覺際堂

天台示止觀為法沙門以行解為師絕出煩惱之津
示現真如之境自諸祖述作已達者皆著聲問而群
生歸依得度者豈易量數了義大師密踐師度衆推
辯才已度城中之緣翻懷林下之樂誰識黃蘗相契
者裴公有如遠師忘言者陶令時升師子之座大振
海潮之音為彼因緣无煩謙挹

龍華三會啟文

龍華有會如來記彌勒之緣鳳曆无疆億姓祝聖人

之壽巍巍之盛蕩蕩難名仰瞻北闕之崇咸罄華封
之嘏恭惟皇帝陛下纂堯為德邁舜成功推群靈不
宰之恩協諸佛能仁之化聖人應運已洽太平之期
文武會朝丕顯搢紳之列知郡某官宣揚國化惠恤
民情上資西竺之因敢獻後天之筭臣僧某及本州
耆艾等虔誠法會共薦至誠遙望嚴宸恭伸半偈
妙香芬郁望丹墀咸罄歡誠薦上釐聖主萬年天祚
德龍華三會佛為師四時雨露均天澤九有山河拱
慶基欲計南山千億壽直須彌勒下生時

代乞致仕表

來髮從仕歷事三朝始自州縣至于卽省陳力就列
今五十年早蒙先帝拔擢出領使節入位三司及陛
下卽位繼承恩召入覲清光委以藩條特加獎勵臣
周旋奮激銘在肺肝爰當傳老之年竊慕挂冠之請
願乞骸骨以養兵園上對升平之朝下樂桑榆之景

巢父橋銘

誰作此橋山旁老父老父有巢白雲之下瞻彼崖岵
將適吾履豈无遊客往嬉來豫不踏溪壑坦夷鞏固

敬告後人無壞朴素

景德乞席疏

般若正宗方延海衆坐卧法具必藉信緣惟景德之名藍控江南之大道天龍擁護巾鉢往來故遠丐於仁人共興崇於三寶

祭魯舍人

維年月日餘杭沈某謹以清酒牲牢敬昭告于故友子固舍人兄之靈嗚呼昔有以相知者世豈復知公今逝矣而吾方寄死於衰羸欲矢諸文辭以抒哀兮空皎皎其何為吾聞聰明正有歿將為神尚何疑清酒在罇牲牢在俎即具事神之禮以告維公來而下而饗之

息庵銘左右山

我心不動是身亦息結茅窮山宴樂禪寂於是身心猶若太虛游戲上下是息亦無

祭外姑彭城縣君文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四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子壻承奉卽行太常寺奉禮郎沈某謹以清酌庶羞致

祭于外姑彭城縣君劉氏夫人之靈嗚呼託姻門下
行二十年東西會散恩愛纏綿夫人淑明文華燦然
維遠與韻誰敢爭先勞勞有生以悲為樂平昔之好
永懷如昨前在京師羈游索寞儻居相望有無寄託
天遣不幸我室淪亡夫人撫視泣血淋浪我東日歸
啓散在航長協來訣旁人為傷勿勿三年如夢始寐
夫人云何疾亦不起初聞凶訃適在故里馳望塚山
默告所以神明有知為是究非生者何樂逝者何悲
世無足事死或可疑要其究竟死乃其歸我方來吳
如簡策之略也苟協我皆願交於下風所忻慕者

禱神文二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敬昭告于晉平西將軍孝
侯鄱陽君建威將軍忠壯侯之神蓋尔小邑頻年被
災小大艱食不知所告惟民之不天乃省乃度方綏
恤而勸導之耄倪雜然耒耜滿野乃數日以來淫雨
不止千里之地經界漫焉若令與民將何能為層然
有懷豈吾土之民不知事神而神弗福歟何為至斯
劇也將軍吾土之神也昔在晉室三世之功劇于覆

載千載之下廟貌儼然今令典丞有祈祠下祈神威
惠降為豐穰雨不為沴而民有望將大興祠宇時其
血食以報神休作新夏屋增崇其座挾建二壑以祠
鄱陽君忠壯侯之神至于門墻咸使崇高鑿彼川流
俯至門外以為行商報賽之津攝令之去不可遠期
惟丞與民實預祈禱敢以菲薄仰祈昭鑒尚饗

君之祠吾土之望也疇昔威惠昭然在人今令典丞
有祈祠下乞神之靈降為豐穰雨不為沴而民有望
春秋之祀丹青之飾其敢不崇期于永久以報神休
靡有定正吾其終巢於此山於是削跡斲根謝去必
習因病為藥瞑眩自攻休其百骸與心俱死化冠裳
以為野服息交游以見古人屏放聲佞盡空所有卧
榻隱几無人掃除筆硯塵濛生理若寄而讀書不虛
用日多得古人著意處文章雄竒能轉古語為我家
物山林之歲月盡以從事故比孝士大夫為見功多
因自號其所居曰雲巢從眉山蘇子瞻乞文子瞻曰
虎豹來田吾以是累吾方刮除毛皮獨以形立子當
愛我不當要我作文又欲乞文於南豐曾子固曾子

固以憂去中書舍人而指館於金陵則以告豫章黃
庭堅曰敢託於子文黃庭堅曰曾子固蘇子瞻文章
磊落旁日月居一世後前能軒輊入庭堅戲弄筆墨
不經師匠家人子語耳君安用此雖然三十年藉藉
沈叡達吾敢自愛无能之詞以恨之故傳載雲巢之
因起訖於崇城而繫以詩以俗觀之吾與叡達皆得
罪以道觀之則侯君子其詩曰在昔人豪負世机醜
及其高丘名麗箕斗修士溺於名文人溺於口豪士
弱於財壯夫弱於酒不用其長奔擅瑕垢禮義下章
觀心則陋我觀雲巢其歸无咎維彼蒙鳩室家于營
婦子喪勞夕不謀朝鬼瞰之室燕雀附高禍盈去飛
其雖燔焦息立以樵糞田以毛叢示子孫食力而教
解其天殺奠此雲巢

叡達跋魯直詩

余自得此詩甚喜之讀既久幾可誦然每紬繹其書
終不厭古人所謂能道人心所欲言者魯直之謂乎

魯直帖

庭堅頓首初約十五日遣人送靈壽杖往取糟薑而

燈夜醉卧景德方丈明日病酒家中催放船甚急意
緒欲噉懶向筆研故遂不果遣人承動靜又所須皆
不急耳別來日欲寓書匆匆祇了眼前及此不可以
爽雲巢之約撥忙就此不審可意否公三遊山記皆
手錄奉還六合紙寫得一軸鄙作楚詞至金陵輒為
一喜事人攜去亦不足觀故不別用紙錄上也道中
時作山詩別信當寄上天氣北極妍暖不審體力何
如伏惟動靜燕喜頗復游歷諸山否永伸將去更得
誰與游亦有乞士高人可與雲水耶濯纓之手遮日
向西回觀雲巢定非俗物髮白矣政使向前有味更
能過往時所饗食否願安樂雲巢勿作銅官以北夢也
區區隨食河外日以相遠臨書懷想增勞千萬以淡
漠自壽因北風惠音三月丙寅庭堅頓首再拜

叡達奉禮執事

又

勉作此文蹇淺不堪承

見約甚嚴故須錄上寫得尤不堪筆畫熬濁迺成墨
猪投漫欲存錄切不宜用此刻石恐不當煩叡達妙

墨粗得一書字淨潔人為寫石迺佳 庭堅再拜上

沈睿達墓誌銘

睿達諱遼姓沈氏世為錢唐人贈吏部尚書諱莫之
曾孫太常少卿贈開府儀同三司諱同之孫金部郎
中贈光祿卿諱扶之子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諱遵
之弟也睿達少雋拔不羣自為兒時已莊重寡語及
長汎覽經史尤好左丘明班固書下筆模擬輒近似
之詞致雅麗未冠家居已有文章聲名藉然傳京師
趣操高爽常超然有物外意謾不喜進取迫於親命
出應有司再不中乃次翰林公任為將作監主簿監
壽之酒稅未就官丁母夫人憂哀毀幾不勝喪卒還
闕吳丞相充為三司使薦監內藏庫未逾年復薦監
金耀門書庫熙寧初朝廷析審官為東西二院以其
故為東院而增置西院以典領武臣崇班以上又置
主簿負以佐其長以君為審官西院主簿當是時丞
若簿皆朝廷之所慎選出則為監司矣論者以君方
且繇此進擢乃坐與其長不合罷江淮發運使薛向
與其副連章薦監明州市舶司遷太常寺奉禮郎才

二年市舶廢改監杭州軍資庫會秀州華亭闕令承
漕檄攝邑事而監司有挾舊怨者因是播摭萬端必
欲危中以法適民有忿爭相牽告事運及君遂文致
之君不能與吏辯一切引服受垢奪官徙永州丁父
憂哀毀如母夫人時更赦徙池州卒實元豐八年二
月九日也享年五十四睿達姿軒闢秀發工為詞章
灑落豪放無世俗氣而尤長於為詩自除母夫人喪
至都下諸公交口譽之王荆公贈以詩云風流謝安
石瀟洒陶淵明其子元澤見其文亦貽之詩云前日
覽佳作淵明知不如其為王氏父子見器如此是時

荆公自叅知政事為宰相當國秉政更新法度而睿
達議論滯不合以是見踈亦會以審官主簿罷去遂
擯不用及謫零陵自娛肆山水間益刻苦為文追子
厚之作徙舛浦喜曰使我自擇得此足矣乃築室於
齊山之上名之曰雲巢夏涼冬溫各有攸處又規山
之麓為子舍飯杜養雛使自取足母以閨我旁山耕
鋤以供伏臘行其居後丘荒之間得異處為旁蔭嘉
禾下臨青溪鬻茅為庵築土為臺蒔藥種花以自覽

適復杜牧張祐所遊左史洞往來其間褫屏冠帶衣
以野服橫榻隱几頽然不復有軒冕意屬有徵羔告
終雲巢爰初得病尚如平時子敦師調官京師召所
與遊貴池令鄭東陞屬以後事命家人以素服鄭令
曰君精爽不耗何豫慮也君曰人命呼吸間耳幸為
我速治之已而果卒大歛之日肌色如生人益異之
君好義忼慨重然諾罷官明州聯事者被劾以急于
君君已代還至越笑即弃家扁舟浮江往辨明之得
不坐性坦夷和裕待人如一靡有厚薄喜從交游飲
酒談諧好畜古物金鉅陶瓦圖書之屬近閱數百年
遠者溢出周秦戎分挈以去亦無所愛惜妙於楷隸
諸書備古今體寸墨尺紙落筆輒為人爭取及還自
零陵舟經富池已暮不可入港旅泊江澚忽大風怒
號駭浪騰播舟人相顧失色富池有吳大尉甘寧廟
即致誠虔禱神導其衷風果小息君歎大振顯神之
威靈為具載夫尉仕吳奇謀忠義作贊以稱之手作
楷法書為大軸置廟中乃為好事者掇去是夜神見
夢州將趣使還之詰朝訊其事果得之以昇廟令并

者其異云君素探內典深味禪說庶幾於維摩默然
俱眠一指之意故於詩章往往及之既居雲巢不事
請謁然名公鉅人往來東南者每泊青谿必就見於
廬下相對清談或終日不倦居山未久人化其德昔
好鬪爭每為開諭後稍馴服及君之卒遠近為墮睫
焉賢士大夫莫不悼痛嘆惜而蘇子瞻尤哀之嘗語
人曰睿達末路踴躍使人耿耿求此才韻豈易得哉
雲巢遂為戍草言之酸辛云君昔在沅湘間聞有道
士善捕逐鬼魅役使丁甲人甚神之遇南嶽聞其適
至亟召之已去矣常恨失之一日在齊山道士者忽
來欣然迎見從容問曰富貴非吾願所欲知者壽耳
為我視之道士許諾歸夜作法入冥窮觀明旦謂君
天上構樓已就可趣治裝矣道士去無幾何而卒余
以詩哭君曰緋衣持板須君至白玉樓成君作記空中
但覺嘒管聲牖下嗒然俄委蛻余賦詩時初不知有
道士說也已乃閣合豈上帝固以長吉待君歟平生
所著有雲巢編二十卷夫人張氏贈戶部侍郎瓌之
曾孫刑部郎中直史館贈開府儀同三司馮之孫司

勲員外郎贈朝請大夫諷之女家世相配克成婦道
先君十四年卒享年三十四將合葬於杭州錢唐縣
龍居山從尚書之兆二男教師敏師敦師前主秦州
秦興簿粹如謹厚居官有稱三女長適郊社齋郎合
肥馬永吝早卒次適吳郡張壽光季寔歸余之子
將葬其孤敦師以余職在論譔馳書以馬倩所紀行
迹來請銘余娶君之妹豈惟戚姻實有雅好